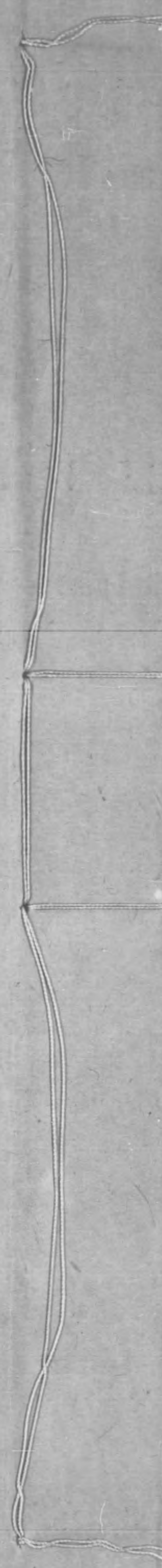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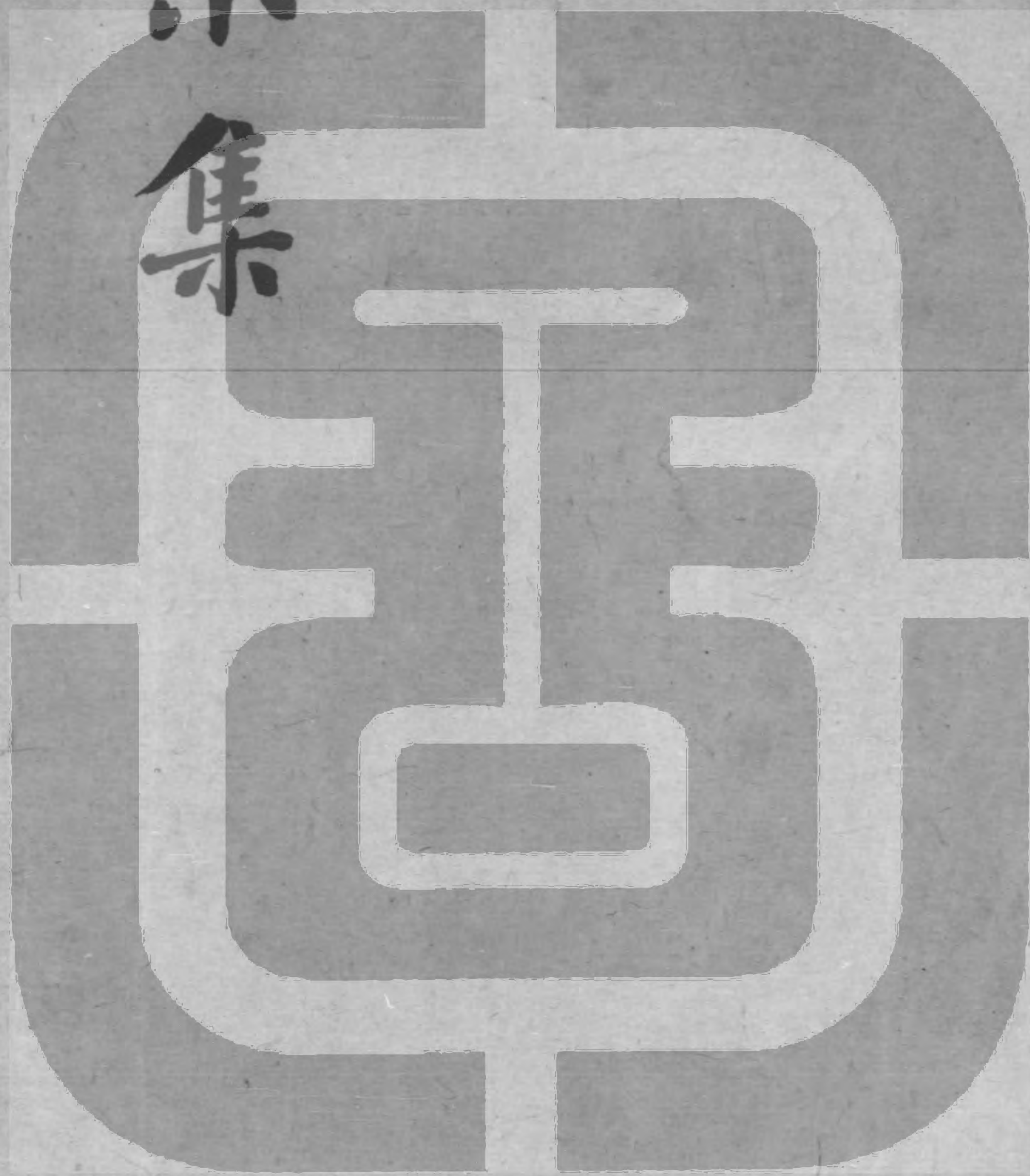


北
山
小
集



北山小集叙

紹聖末余官卅徒信安程致道為吳江尉有持其文示余者
心固愛之願請交未能也政和間余自翰苑罷領宮祠居吳
下致道亦以上書論政事與時異籍不得調寓家於吳始相
遇則其問學風節卓然有不獨見於文者即為移書於當路
論以言求士孰不幸因此自表見其趨各不同若槩論其過
一斤不復錄天下士幾何可以是盡棄之乎併上其文數十
篇宰相見而驚曰今之韓退之也亟召見政事堂會有間之
者復得閑秩然宰相知之未已也宣和初復召入館稍遷為
郎議者翕然始恨得之晚自是二十年間卒登侍從為天子
掌制命文章擅一時蓋嘗論當孔子時固已患直道為難行
而毀譽之不可信然人之有善君子未嘗不樂道其得譽常

多至居下流天下之惡必歸焉其毀之者亦衆則直道雖不可盡行於天下而天下終不能廢直道方致道齟齬於初一夫搃之不能自立及其久也雖非其素所厚善亦不敢不謂然其善之效欤今觀其文精確深遠議論皆本仁義而經緯錯綜之際則左丘明班孟堅之用意也至於詩章兼得唐中葉以前名士衆躰晚而在朝雖不久遇所建明允偉蓋其為人剛介自信擇於理者明所行寧失之隘不肯少貶以從物是以善類皆相與推先惟恐失之雖不樂之者亦不敢秋毫加疵病信乎直道之不可終屈也嘗哀以平生所為文欲屬余為序會兵興不果後遇火焚棄殆盡稍復訪集尚得十四五而益以近所著為四十卷夫天既以是假致道矣乃不使盡暴其所長病痺杜門里中且十年豈在人者猶可以力致

而天反不能相之欤不可知也紹興十年詔重脩哲宗史復起致道領其事力辭疾不拜而以其前欲屬余者請之堅甚致道之文固不待余言而後著也乃先衆人而知之深者莫余若乃為論其本末歸之致道名俱今為左朝請大夫徽猷閣待制提舉亳州明道宮云石林葉夢得序

北山小集

宋徽猷閣待制信安程俱著

五言律詩

和虞長洲遊虎丘

尋壑復經丘人看李郭舟菱花多背日
桐葉寂知秋虎去藜藿盡龍歸蛙黽愁
振衣臨石壁未羨習池遊和友人陳傳道師
仲司錄遣興之作急景去不返宦遊心易闌
死生交道絕冷煖世情看道俗須多可隨緣亦
大難一年還欲盡三界直無安

高郵夜泊書懷寄淮東提舉蔡成甫觀魚呈鄭使君弇三首
久客煩自厭長歌胡不歸束書方有適捧檄定烏依塵裏音容

改山中信自稀十年長漫浪深覺負荷衣

其二

命矣周南滯時哉冀北空居無刮目視動有轉喉窮泛宅如蠶
蛩淫書伴蠹虫飄蓬故人念賴有綉衣公

其三

長夏熱欲死迎秋氣已清蚊蠅任來往蝨蟻尚縱橫行止厭人
問棲遲直自驚使君高義在解榻見深情

觀王君玉侍郎集有酒胡詩次韻

簿領青州掾風姿麴秀才長煩拍浮生手持贈合歡盃屢舞回
風息傳籌白羽催深慚偃師氏端為破愁來

癸巳歲除及誦孟浩然歸終南舊隱詩有感戲效沈休文

八詠體作

北闕休上書

說將且不暇干時真自踈深慙叔孫子未辨茂陵書政自飢歎
死敢言終有餘平生畎畝志本不羨嚴徐

南山歸敝廬

故廬今茂草新構羨茅茨久負泉石約空令猿鶴悲一廛端可
共三徑復誰期會結忘年友耕雲茹紫芝

不才明主棄

沃壤有多稼良工無廢才固知時不棄正坐老無媒病驥終難
駕寒花不易開古來天下士取次沒蒿萊

多病故人踈

鴈足慵雉寄鷄栖出厭頻路長時有夢人遠遽如新膠漆唯窮
士雲泥隔要津囂亦何病懶放任天真

白髮催年老

轉眼過三紀搔頭見二毛先秋同柳弱早白誤山高種：從渠落青：竟莫逃形骸姑置此痛飲讀離騷

青陽逼歲除

顛顛身仍健崢嶸歲又窮天寒春未應臘盡雪初融萬化豈有極一生常轉蓬誰知元不動日月自西東

永懷愁不寐

臍膊南枝鵲鏗轟半夜鍾連：數寒漏唧：類吟蛩馬革思強仕牛衣暮老農此身何處是展轉聽朝春

松月夜窓虛

透隙風號屋翻簷雪洒窗遙知迷九澤似欲卷三江引睡繙書帙澆愁泥酒缸無因踏松月癡坐對青缸

避寇村舍

再脫兵戈裏全家走路塵百年同是客萬事不如人幼境終歸盡生涯正要貧故人知在否兔斷楚江濱寇至之日江子交趙叔問適泊舟江口未

邠侍郎挽詩二首

蠻貊人無間鄉閭行益尊芝蘭有餘化桃李竟何言遠日來千兩他年歎九原死生如可作安用百身存

其二

夷跖雖殊趣彭殤共一歸投荒萬里再乘化百年非細行皆無憾常言亦造微祗應存信史千古有沾衣

送朱職方希亮出使利州路二首

許下多名士朱公盛德人懷文深自匿謀道不求伸雅望臺中

妙宣恩劍外春聊憑巴漢水一浣九街塵

其二

星使出文昌仍分古華陽過家真畫繡擁節異懷章泛應超餘
办存心即道場奔流須獻納早晚待明光

和同舍夏日四首

寒暑不到處脩然天地中憂冰聊善幻性水自真空松壑凝寒
露荷燈障遠風我：欲千仞扇暍意無窮 清冰

其二

曉來風破睡天外失參橫雨作刻漏下人思江海傾林塘回秀
色塵市亦懽聲漏屋吾無憾聊蘇秉耒氓暑雨

其三

夜氣接平旦微涼生太虛庭槐秋影動簷月曉光餘執熱寧無

間探湯固有初斯須銜燭轉汗漬羽陵書 晨起

其四

赤日不可度紅塵能許深冀除知有意垢淨亦惟心葉落石門
曉花殘桃徑吟安知煩溽地擁篲却流金 掃地

菑落

年運過半百菑搖先右車朝來忽自墮笑罷却成嗟鶴髮情知
尔牛呵老更加舌柔真足恃寂墨寄生涯

種蓮

不向東林社聊分玉井蓮淤泥超黑業定葉異青錢八法那能
染三車固可捐從容共漁樂吾意已忘筌

殷浩廢處信安偶覽衢州圖經故居尚有遺址有感于懷

書四十字

中軍時所廢我廢坐衰殘軒冕儻來寄炎涼非意干室亟嗟外
重小品亦徒看異代均流落還來客信安

觀老杜久客一篇其言有感於吾心者因為八詠

霸旅知交態

故里翻為客衰年亦倦遊犢禪慚北阮膳饋畧東丘門巷遊麋
鹿閭閻風馬牛翟公良可笑大署欲何求

淹留見俗情

扶病來城郭栖遲又幾年炎涼驚節變榮瘁與時遷掉臂入趨
市駢頭蟻聚羶面觀衰冷地古竈不生烟

衰顏聊自哂

秃髮無重綠疎髯已半凋識風搖老炷火宅豎衰標往事那堪
記迷懷不自聊餘年倘窮健猶及中興朝

小吏每相輕

鼠革何知禮奴曹只世情鴟鴞嚇鳶鳳蝼蟻困鯢鯨舍者時爭
席將軍莫夜行豈堪供一笑正自不須驚子美詩有云何當官
曹清尔輩堪一笑東
坡詩尔輩何
曾堪一笑

去國哀王粲

獻納無明畧衰遲只故鄉養病憑藥裹掃迹寄僧房不作荊州
客空悲漢署郎王粲少為蔡
中郎所禮登樓那假賦衰髮白蒼々

傷時哭賈生

僭逆真若燕腥膻尚井蛙蒼生困徵歛黃屋久咨嗟北狩終當
返東巡亦未賒皇基甚宏遠四海會為家

狐狸何足道

宿敵雖毛舉中原尚土墮時聞織狗鼠未遂戮鯨鯢冠蓋翔鴛

鷲干戈集虎貌埋輪豈無意攬轡欲誰期

射虎正縱橫

黠虜頻窺塞潢池欲弄兵未傳朱泚首時勞亞夫營四海幾靡爛群凶會鼎烹皇威清海岱談笑撓搶掃

興龍節日有感二首

往歲興龍節寰區樂未央姜任垂德化夔契拱岩廊事逐流年往憂隨愛日長嘉時真易失追想故難忘

其二

往歲坤成節群生鼓無中至公同造化和氣浹羗戎佐佑三王治彌縫十亂功戎衣何日定無處問高穹

龍圖閣待制知亳州事傅公挽詞四首

其一

北地休寄績東園出雋儒文明知世異才德應時須臺閣咨純正朝廷重楷模九原如可作素業上唐虞

其二

置醴王門重和羹帝意深方酬稽古力未展濟時心履道端由戶繩身異直尋如何天不憖注想動宸襟

其三

龍駕初從代羊裘首訪齊但聞還舊物已足慰群黎綸綍王言大著龜圖論稽室留吾黨恨桃李信成蹊

其四

曳杖空成嘆騎箕去莫追素陰曾未改棠蔭有餘悲笳鼓千山路龜螭萬古碑登門慙卷陋何以報深知

黃脩中大夫挽詩二首

少日無雙譽中年嘆數奇音徽叔度比治迹次公為羔鴈徒三
至牛雞不兩施空今吳楚地阡陌有餘思

其二

曠度中無類懷才竟莫伸入朝誰不達出宰一何類吏隱琳宮
冷郎潛素髮新話言猶可想攬涕沾巾

偶成四十字呈彥章內翰叔問侍郎

頭童心亦盡老矣不中書賴有金閨彥時來冰氏墟但令尊有
酒安問出無車更得身強健登臨縱所如

再和寄彥文

踵息庵中老看書不蠹書青燈對編簡秋氣入郊墟農圃從爭
席笙歌載後車風流傾一座誰復似相如

日日

日日長川去行：萬化新回思幾年事已似隔生人章甫寧資
越連城漫入秦應知依內寶肯混隙中塵

山近

山近雲多態身閑夢亦幽紙牕先得曉布被寂知秋海眼來陰
冷雲根逗暗流結茅容我卜投老為君留

看鏡

看鏡恍如夢今余猶惜余身經幾墮甌跡寄一遠廬僊客有遐
怨昔人以鶴為仙孔兄為近書塵纓與蕙帳兩事欲何居

舟行過吳江有感二首

陳迹端如幼羈懷秋自驚十年窮不死四海寄餘生蒲柳成衰
質粉榆憶舊耕重吟五湖句慷慨動幽情

其二

棲棘空回首飛鳧竟折腰祗今隨泛宅敢復歎沉潦行路終難
物迷竟不可招山川良似昔恍侶鶴歸遼

五言長律附

喜雨呈鄭高郵

赤地無遺蘖懸知一歲空乖龍忽解事死虎亦爭功

時高郵用
獸勝法以

虎骨投龍潭
中至是乃雨土燥財霑塊人安未轉蓬翻思馮東海何計請天

公田畝膏腴闊河流脉絡通那人依豈第指日望登豐

江仲嘉書稱去常山靈真洞半里許得林壑殊勝予記昔

過謝原道中乱峯峭壁間竹樹蒼鬱今仲嘉所稱得非

此耶因寄百二十字

聞說靈真路旁開小洞天蒼巒閱清境陸地接飛仙壁立驚猿
掛松枯老蔓纏攢空永亭石敕壑定林泉煙磴盤三徑玄牝屬

五便武陵迷魏漢妙喜斷山川勝絕端如此經營歎老烏烹魚

幾折履命駕擬加鞭易禿三千丈寧辭四萬錢把茅應早計拱

木歎流年鴻鵠須塵外鷓鴣自古邊人生各有在雅志共超然

避寇還舍

亂定還三徑陰二夏木踈驚絃無固志巢幙且安居宴坐心如

地尋幽暮步當車經丘仍窈窕遠屋正扶踈搏黍空懷友提壺

或起予老來無住著耶復愛吾廬

苦雨

積潦徹厚地油雲成漏天乘舟迷晚市懸釜鬱晨烟卉服幾三

沐遽廬亦九遷何由開白日直恐墊黃泉天道終持滿皇心劇

抃然多應洗兵馬且復奠山川浩二收溟漲穰二決帝廕燮調

知努力延頸待豐年

誘云夏雨甲子雨有乘舟入市今
年三月甲子雨有乘舟之句

鬱：澗底松

鬱：千山麓常嗟澗底松老應從禹貢清不受秦封偃蹇龍蛇
蟄摧藏冰雪容地偏雖聳壑根固獨凌冬天近知才大辰來有
棟隆山苗應大笑穴蟻莫相攻

靈山觀

入夢無黃石投身賴赤松濯冠臨浣水執簡叩瀟峰司命開琳
闕明光下玉龍高靈心拱衛江海執朝宗清夜垂星半空山峇
鼓鍾雲車來絳節風馬上丹封樓觀參差見岩崖轉仄容山川
瞻勝異蘋藻薦嚴恭凡骨應難換幽人豈易逢他年華山藹安
用葛陂筇

移竹

寓目無清致興懷要此君影移千畝月枝散五湖雲鳳實和筠

得龍苞帶擇分傷根同栢大剪葉異芝焚拔篠衣霑粉連鞭藪
破紋虛心寧擇地直節任離群但欲通三徑何須比萬單凜然
真玉立蔓草即堪耘

北山小集

七言律詩

沙塞松江

三江既入今何有萬化無端去莫留蟹蚌失波枯斥岸蛟龍移
窟見沙洲水窮范蠡扁舟返海變麻姑兩鬢秋通塞正應天數
在荷葉持鉞直堪愁

曉起

霜林一望極空寒曉鼓催人覺夢殘黃霧帶晴江渺：勁風翻
影露溥：香風引篆新添火髮密勝替慢整冠藏拙懶便惟少
事興來閑借遠山看

餘杭法憲院荆文公書堂文公康定讀書於此

鍾山太守起從龍鼓動風雷指顧中未見圖形求傳野豈知徒

步客新豐青鞵曾訪冷芝老許遠遊登崑崙茹芝白首唯餘搗藥
童寺僧言文公多養疾此堂當藏壁故應留斷簡至今山鬼慟
悲風

送蔣主簿入都赴試一首

東南貢吏紫髯郎一馬駸駸客路長袖裏山林洗塵霧腹中文
字了繡箱流年過我長如許樂事知君詎未央行恐飢來驅我
去也遞西日上河梁蔣有名益小軸常

罷吏客郡城已數月滯留忽已歲暮浩然興歎作一首

一行作吏向吳城五見娵隅上薄冰魏顛三章堪自約殷源百
尺敢言登椰榆祗送人為郡噓媚豔初非我負丞鞅掌栖遲俱
害性不知鬚髮欲侵凌

寒夜遣懷一首

強醉重雲欲散益三更飛霰忽驚簾大呼何与瘖人事此意多
應俗士嫌出戶仰看天漫漶持盃愁作夜厭厭消除心事都無
處下盡中軍三百籤

人日書懷兼寄吳中二三友

東西南北走紅塵又見江淮草木薰小謝篇章成畫餅卧龍功
略付浮雲孔明為孫權畫赤壁之策及謝惠連栖遲枳棘今如
許嘯傲冰霜賴此君太湖多竹所君俛仰折腰成底事故交千
里漫離群

許主簿見和過有推借再作奉呈

身謀自昔須三窟世味端能敗一薰醉裏閑愁濃似酒春來歸
思亂於雲松栽咫尺傳廬老枣實方將訪許君見許遠遊與却
喜雲孫共來往扁舟時入白鷗群

用前韻作招許主簿
風騷無復見黃初尚想應劉載後車病骨不知緣底瘦愁眉時
得為君舒動人春色來隨燕入眼溪流靜見魚祇有此中多好
句可來茅閣試憑虛

適軒

厭苦常從樂未央不如要足兩俱忘當飢攜食遺三鼎便體綈
袍勝五車夜雪扁舟千嶂淨午風高枕一牕涼飄然自適非人
適肯受轅駒六尺韁

謝江仲舉惠酒

山城無物可忘憂但有平原病督郵知我囊中無白水煩君若
下出青州芳甘未謝三年醞傲兀能消萬古愁會待東郊春意
動鳴鞭乘興草堂游

次韻張祠部見示

大滌先生不諱貧鬢雖白臉長春三江魚美東曹後二柳泉
甘慧曉鄰南史張融與陸懷組歸來無長物掛冠誰復並清塵
自憐出處俱違性旋結蘅茅寄此身

章僕射山林

王子池臺迹已荒年來華構壓高岡長林不礙千山月老幹猶
含九夏霜便覺平泉冠東洛還依綠水寄南唐蝸廬却喜通幽
徑岸幘時來一嘯長此地本錢王諸子之故園

次韻張祠部敏叔游滄浪蘇子美故園

醉倒春風載酒人蒼髯猶恐見長身試尋遺址名空在却嘆東
張羅事已陳稍置曲欄穿徑竹別開高閣俯汀蘋拏舟更欲陪
清賞要看毫端藻繪春

次韻鄭大夫半隱亭

脫屣歸來稅兩幡信知塵世有蕭閑幽亭似近郎君谷捷徑知
非少室山歲月優游真得計風埃顛顛獨何顏園林日涉仍多
趣坐看雲飛鳥倦還

哦詩夜坐餅壘久空無以勞寄吳興趙司錄江兵曹

詩成不直一盃水年大常懷千歲憂何須中令能強記正要將
軍為破愁故人久負丘壑志公于欲尋梁宋遊相逢倘有葡萄
綠肯向西涼博一州

九日寫懷

節物驚心兩鬢華東籬空繞未開花百年將半仕三已五畝就
荒天一涯豈有白衣來剝啄亦從烏帽自歌斜真成獨坐空搔
首門柳蕭蕭噪暮鴉高適九日詩縱使登高
祇斷不如獨坐空搔首

次韻葉翰林見寄

雅望清班亦醉翁暫令槐閣曳鈴空更憑他日歸賢守畫諾何
人稱治中蔡州今為汝南郡便合追鋒來就日已知投 有成
風貽詩千里蕪金意俎豆常憐斷尾雉

相望千古一涪翁還向江湖四壁空病木自甘桃李後野麀難
著鳳麟中未成下澤還鄉里且寄窮閭蔽雨風舉世知音常契
闊悲歌沉抑為誰推

傳國華從使遼東已事還朝拙詩送別

夫君胸次有天游笑指滄溟寄一漚正使叩舷歌小海不妨安
席詠洪流翮二聊試千金學刺三應暫萬里侯歸袖飄然望華
關獨留珠玉照遐幽
向來南北歎流年十載相逢走道邊作拂頓漸靈運後著鞭尤

恐祖生先彈冠豈欲誇三組負未還思受一塵然計此身端未
了別懷撩亂故依然國華造道益深而俱寒淺
滋甚故有天游作佛之句

窮君苦雨

慢膚便腹轉踈慵睡足茅簷目過鴻墨客縱令三尺喙木奴何
侶十年功門前羅雀非吾病竈底生蛙不世同舊雨未乾新雨
漲可憐愁絕力田翁

謝張敏叔餉陸子泉

接輿叩木狂歌處猶有清泉出翠微不學癡人供水遞肯分餘
潤及柴扉七甌已辨煎茶厄三咽能忘啜菽飢身寄吳門聲利
窟更恩冰洞濯塵衣

張敏叔得請謝事欽仰高躅謹成口號

富貴紛々有底難乘時如探囊中丸高人不啻雲華見晚節誰

為趙璧完且喜芝蘭俱發秀不嫌松桂愈清寒他年瓦席思耆
舊矍鑠猶能一據鞍

晚雨菊

異質寧當雜眾芳故當寒穎度微霜三錢未必分靈樹九畹何
能擅國香不惜繁英供夕餌肯持佳色媚朝陽往須移奉華堂
宴路草多應愧夕妨

葉內相赴淮泗

向來英妙壓鰲頭去國三年白髮秋蕭傳豈煩更吏治賈生元
自贊皇猷高文已得江山助遠業寧為管晏留聞說云亭已除
地正須椽筆記鴻休

九日陪章湖州致平授登道場山汎舟溪上

九日登臨得翠微拂天松竹引丹梯神遊八表層霄近日盡千

山落日低人散飛雲留盡棟舟回初月照清溪故知王謝風流
在吹帽何人醉似泥謝傳王太令

次韻趙叔問對雪共酌有懷江仲嘉

恍然身寄一山川玉宇銀牆墮我前便欲乘風向寥廓恨無新
句落雲烟延枚座右頻虛席訪戴人邀歎獨賢余至胡仲嘉適
公皆幕客故

哭王元規

華顛傾蓋便忘年信有烏衣不乏賢膝下中郎名譽早湖南司

馬歲時遷去天尺五非無地擊水三千竟莫前唇腐五車真底

用人琴宜漢付重泉

和荅何蒙聖刪定

胷中林壑寄商顏門外紅塵了不關年去人猶昔人耳身游才

与不才間與君同覺夢中夢願我長嗟山復山何日方舟歸里

社常編應許試窺班蒙正深
於學易

與蔣子有道丁丑相從吳下之適感而賦詩

三徑旁臨招隱谿子真池館叩林扉拏舟夜雪多乘興步屨春

風每醉歸居舍相望一牛吼官塗常作二鳧飛試還邀月持盃

地共覺勞生四十非

暴書會和陳正字磷觀製書二首

龍檢金壺記子年寥陽宮殿玉虛前三元初識皇文秘八法爭

看御墨鮮叢簡舊藏丹葉籙群仙疑近白畦泉隆樓縹緗侵雲漢

神物搗呵衛九天

其二

七聖雲章秘紫清睿謨神藻發長生六爻妙物超龍瑞千里真

脩叙廣成但覺煥文驚俗眼何勞握筆避書名
法宮涵演方無盡玉海濡毫卷四瀛帝鳴氏有
硯名玉海

送傅舍人國華使高麗二首

長嘯滇波又一游眼中壺嶠接滄洲
紫微垣近三台象銀漢槎回八月秋
七制還須補天筆一帆聊展濟川舟
從容歸奏承清問膏澤東西四十州

其二

翩翾綠水泛紅蓮一紀重來擁使旌
雲外兩星明漢節海東千里戴堯天
舊聞箕子多遺俗會使凶奴失左肩
五十年来蒙惠渥故應微風莫窮鷁

和江仲嘉見寄

華門蓬舍不知春車似鷄栖甌有塵
千里傳情望收鯉一盃和

影祗三人交親離合同巢燕身世羈危
獨繭綸四躡不勤心擾

擬將玄指問吳筠江脩煉故
有此句云

寒谷應殊尺五天鹽車無復望騰騫
至人未免填溝壑大隱不如居市廛
長嘯呼鷹思上蔡獨令留石在平泉
茅茨欲作終焉計未有滄浪四萬錢

何蒙聖挽詩二首

倦遊初返北山儂一面忘年得此翁
學易知公無復過詩窮如我敢言工
安知接迹金蘭直便作回頭夢幻室
本自無生今豈滅不應吾道又西東
乙酉歲歸里中始獲交
蒙聖蒙聖時年五十矣

五藉分綸井大春一言超詣阮參軍
王門設醴重經席藏室脩書老蠹芸
問字毫釐分鳥跡論文頷畧到皇墳
他年宿草傷心地千里衢山隔暮雲
蒙聖深於聖道於荆公字
說發明指趣未見其比也

訓頴昌葉內翰見招

觸熱西遊沂濁波京葉旅食謝經過年侵鏡裏今如此歌闕壺
邊可柰何賓閣遙知懸玉塵直廬應許到金坡唐孟浩然故事須公一
節趨環召猶及昆吾百步荷

旅舍寫懷

半世江湖寄此身冰壺何意及陽春離騷痛飲非良士款段還
鄉亦善人病木作花真強聒長魚沉陸恐摧鱗清時英俊如麻
葉敢歎長年甌有塵

酬葉翰林喜其除官東觀

冰谷雞通杜曲天淺聞那識絳人言揮斤始免從輪扁操牘寧
堪佐史遷正恐商樊譏浪仕可令齊魯歎無傳琴箸掛壁空回
首林有孫枝竹長鞭

列宿羅胃妙補天巨鼇峰頂號耆年致君舊擬唐虞上去國徒
驚歲月遷夢筆絲綸建瓴下憇棠膏澤置郵傳平生頃倒燕臺
意可使英豪慕執鞭

送葉善卷致仕歸吳

衛尉新除蓋次公便拋簪綬向江東秋鱸正與蓴絲美夜鶴休
驚蕙帳空滿腹詩書元未試會心林壑與誰同自憐華髮無歸
處慚愧冥冥物外鴻

和同舍雪晴即事

雪消晴沼漲微波一局文楸比爛柯塵外清霄三島近日邊春
色五雲多不妨窈窕耽書癖時遣搶旗戰睡魔洵湧詩情何所
似九龍雷動伐靈鼉

和同舍上元迎

駕起居

瓊構浮空錦作山五門遙北望金臺燭龍飛度崑丘曉玉斧脩
成寶鑑寒便覺冰荷回暖律悅疑雲翼傳靈九都人喜色瞻鳶
蓋更擬交光雪未殘

車駕幸秘書省口號

端門清蹕隱脩廊麟省新開接建章六玉虬飛黃道穩五芝華
聳楮袍光風生九腋天顏近春入仙州畫漏長拭目訓詞成飽
德共瞻雲日仰陶唐

清塵膏雨浹人寰金殿晴開瑞霧間帝座騰暉臨璧府飈輪紆
景按蓬山龍鳶初識昭回迹鹿驚隨侍從班再拜逡巡戴君
賜却遯天仗款賢閑

和田龍圖升之登秋宴口號

赭黃高拱玉霄間金殿祥麟九色班湛露恩濃開鎬宴大風歌

奏仰龍顏自驚垂老拋農畝浪逐群仙歎帝閑銀甕白環方紀

瑞汗青脩竹畫南山

矍鑠仍堪將帥問壯猷却與虎臣班來詩云生於諸公車獻賦

城南社郎省興嗟地北顏合殿千官瞻黼宸中天雙闕敞瓊閑

彤庭拜舞嵩三呼延閣干雲真道山

林德祖有詩寄光祿蔣卿夢錫塔及送朱博士駿發終篇

皆見及次韻寄懷

閉門那復賦三都傳世何妨強著書東海遺榮行路嘆南山歸

隱故人疎向平婚嫁無餘累摩詰身心即淨居六十掛冠雖早

計絕勝街索泣枯魚聞德祖見近已娶婦故有高平之句

金華王府九天開夜誦何人薦逸才太學諸生終莫挽長沙賢

傳幾時來別離傳恨空魚素歲月如飛逐管灰亦欲相追老湖

海稽山肯放酒舡回德祖既休致不復作都城書余狹

和江子我端友

雨脚初收曉霧開青鞵布靴好追陪幽人無事長相見佳句有時還自來自業誰能超石壁朱顏亦任癸春醅憂來忽憶燕南信安得鄉関老萬回

別後有懷子我追用巾字韻作寄

漉酒空裁五柳巾一觴相属念情親玉川奴婢今猶昔錦里田園老更貧冰洞清泉誰共酌風篁幽徑好尋春開年晴暖須歸去還向江湖覓故人錢塘我東去云歎居無錫或過

叔問錄示樂天荔枝韻余和以簡叔問

槽滴真珠不用荔塵飛華棟發清謳時危尚想承平態勝會那從戰關求戰關求見世說遺物方將期汗漫苦心何必志窮愁

憑君賸作消憂計痛飲狂歌爛熯遊

致政程承議挽歌詞

手種庭槐擢幹長誰知種德久弥芳錦標荷橐看榮養命服恩書被寵章合浦珠還增氣象延平劍合動光芒新汗鬱車千兩慶善哀榮動故鄉

太守富樞密見示題趙叔問回光庵詩次韻奉和因叙比

蒙屈頌郊居愧謝之意

千騎雙旌間綠沉草堂無徑辱幽尋應憐范叔窮愁甚更覺文翁德化深泌飲衡門聊記老高山流水舊知心朝來拭目窺新句入木鏘金比道林

又和呈叔問

湖海當年共陸沉山林投老得追尋清溪宛轉千山靜喬木陰

森一徑深法界含容居士室菴基堅固祖師心山王終恐歸廊
廟回首清遊歎竹林

用韻述懷

故交離合異升沉枉直寧當問尺尋伏櫪疲驂千里暮當閑
虺虎九門深炎涼殊態看浮俗衰病交侵夫壯心一壑一丘真自
足野麋終是樂長林

送莊大夫綽赴鄂州守字李裕

白首同經本命年君臨方面我歸田應無衛尉一錢直空羨漆
園三十篇李裕著本草蒙求三卷頗工麟閣功名應未晚羊腸歧路莫爭先

西歸不待三年最肯訪柴門澗水邊

某君伏蒙宮使資政左丞以其未疾漸平寵貺新詩仰荷
眷私欽誦不足謹依嚴韻和四首少叙盛德仍述鄙

懷伏惟采覽

如公真似太山雲膚寸崇朝四海聞出處要同周四友聲名何
減漢三君詞源笑唾三冬學妙旨深明六藝文要是天孫機杼
手莫將雲錦並織紋

典訓文章見白麻經綸才術入王家如何袖手千岩裏却旁臨
溪一徑斜憂國丹心知益壯濟時素業復誰加何當樂壽亭前
路杖屨游閑歲華

載酒何人過子雲閉關蘭若斷知聞分無杭林資三徑豈有篇
章詠五君親故易成南浦別漁樵時寄北山文懸知倚市傾城
態應笑寒牕刺繡紋

克庭英俊劇蓬麻迂卷無庸合卧家錦里烟塵終不到玉川思
慮本無斜山東何啻三年別霜鬢潛驚一半加會見中興平四

海要看元凱佐重華

叔問覽北山小集用葉左丞韻辱惠佳篇推與過情良深

愧戢謹次韻奉酬

過眼紛々夢電雲羨君強識與多聞風流千載鑑湖老博極群
書都水君顧我衰懷無復理空餘宿習寄微文深慚推借逾涯
甚偶爾真同禦木紋

衡門相望接棗麻人識城南處士家老羅應難誇競病詩狂時
復賦車斜韋編閱世時々絕班劍看人歲々加徒把槩鉛消永
日強分奇正與英華

鄭希尹大夫會吳中諸老惟方子通不至余作詩呈希尹

墨頭新貴擁朱輪交會耆英久不聞博識猶多漢郎吏敦詩仍
有晉將軍一作悃悃無華漢郎河流曲々靈光異芝蓋莖々瑞

氣芬是日坐想城東隱君子無心閑是嶺頭雲張敏叔祠部章

員外郎故有郎吏之句張仲謨

曹帥熙河故有將軍之句云耳

田中有秫醉淵明石上無禾養伯齡聳澗蒼根終鬱々掃雲歸

翼會冥々避喧人境心隨遠入夢家山眼共青歲晚定知成二

老深慚招隱苦丁寧

和荅江彥文送行長句

醉裏求名苦不情偷然誰信萬緣輕却觀塵境端如夢更喜幽
栖得此生游客乍歸寒雀噪山人還去曉猿驚會當蠟屐同幽
討無限青山照眼明

贈行新句比陽春朝奏當年踈縉紳素業異時應有待玄談高
處亦無備平生翫骸皆華首閱世崎嶇信損神只恐鶴書還赴

隴未容公作獨醒人

會稽旅舍言懷

北山之北寄柴扉茅屋參差倚翠微老罷那知還作客春深無
柰苦思歸淹留恐復荒三徑潦倒寧堪扈六飛乘鶴雙鳧作底
事不應容易裂荷衣

次韻江子我見寄長句

泥行正作龜藏穴霧隱初徵豹一班豈有高標如冠玉况無談
舌解連環一登文石趨宣室三竊蟠桃向道山早晚共尋鷄黍
約林泉猶得半生閑

戲呈叔問

野寺蕭條獨掩扉了無才術赴時危未成鳴鶴舉千里且比鷓
鷃足一枝短髮望秋如葉落壯懷因病與年衰何時負郭通三

徑鳩杖相將醉習池

彦章屢顧郊居作詩叙謝

骯髒衰顏歲月侵冰墟誰復顧山林閭闔揖讓潛夫老車騎雍
容重客臨表裏絲綸曾濫吹推揚巴俚久知音時來解帶揮談
塵正始微言得重尋

余在掖垣彦章在翰
林故有表裏絲綸句

與叔問預約繼九老之會

九老當年四美并翰溫千載接儀刑世間天爵蕪人爵雲外台
星聚德星白髮蓂花看更好碧山環座眼偏青相期勉繼耆英
會留與衢城作畫屏

丁巳九日携酒邀叔問登通道樓而江彦文寄玉友適至

因用往歲吳下九日韻

涼秋風動正清華極目高樓不見花老境固知無樂事醉鄉聊

欲寄生涯銀鈎遠寄清相滑玉液親題赤印斜笑引壺觴成一
醉歌筵遙想鬢堆鴟彦文是日有盛集

和趙子雍游石園

長嘯西風一散襟重陰踈影靜相臨水通笠澤秋容淨竹種玄
池野思深石磴掃雲番晚步松蹊隨鶴盡幽尋舊游回首成春
夢太息憑誰寫寸心

和王給事易簡殿試舉人五首

切雲冠弁拱長生匝地英髦集紫清共喜草茅承帝問欲傾塵
霧贊皇明飄二六翮鳴皋意浩二三眠食葉聲正學儻言應不
乏松筠為四時更

右試進士

北上寧嗟老此生長年終得似河清良金熟煉精英在古劔磨

光星斗明伏櫪向來猶壯志據鞍他日想騰聲當時誰出苗川

右克選何勞固請更

右試特奏名

射策兼收燕領生不須文檄似常清驚弦戎虜從容下聚米山
中指顧明豈但執戈堪武衛還應舞羽繼仁聲汾陽千古知誰
匹怪底揮旌不浪更郭子儀舉異等麾幟不更事見李光弼傳

右試武士

金闈人靜月華生玉宇風微曉露清深拱北辰三素遠靜看東
壁幾星明媻媠豈易窺軒鑑詔漢那容奏鄭聲聞說壺天春日
永悅疑鰲戴欲耆更

右考校

萬里烟宵羽翼生肉飛安用激華清緋頭黃尾何勞記紫籍青

書故自明香撲賜袍迷草色風傳宮漏出花聲騏驎一一克閑
廐千里那聞駕屢更九章云勒騏驎而更駕兮造父為我操之

右唱名

北山小集

賦

採石賦

建中靖國元年以修奉景靈西宮下吳興吳郡採太湖石四千
六百枚而吳郡寔採於包山某獲目此瑰竒之產謹為賦云
吳吏採石於包山也洞庭鄉三老趨而進揖而言曰惟古渾
物全其天金藏於穴珠安於淵機械既發剖蚌推礪不翼而飛
無脛而騁剝山探海階世之競迺若富媪贅瘡則為山嶽茂草
於毛膚色蘄崑於骨骼與瓦壁其無間何於焉而是索晏于春
以石為身以今使者窺複冗蕩泥沙搜竒礪於洞脚刷巧執於
草木為毛髮丘阿呼靈匠以運斤指陽侯使息波豎江山之萼積劔閣之
我江掩江上之山賦曰百里芳華莫不剔山骨拔雲根貞

張載劔閣銘崑崙梁山積石我

女屹立伏虎畫奔督郵攘袂以相睨令史臨江而抗塵雖不遭
於醜沃豈有限於苔痕嗟主人之不見信羊牧之猶存何一拳
之足取笑九仞之徒勤王韶之始與記中宿縣有貞女峽水際
石如二人俗謂二郡督郵爭界於此南康記湘源有長瀨其旁
石或像人土名為今史盧全贈石詩主人雖不歸長見主人面
又自慚埋沒久滿既而山戶蟻集高師雲屯輸萬金之重載走
千里於通津使山以為骨則土將圯使玉以為璞則山將貧貧
糧之客嘆終年之無飽談玄之老持一法其誰論神仙傳曰嘗
聳不為無益則用之所以足惟土物愛則國之所以淳怪斯取
安用非野夫之得聞敢請使者吏呼而語曰醯雞不可以語
天蟪蛄不可以與論歲矧齊侯之讀書豈輪人之得議三老曰
極治之世樵夫笑而談王道至聖之門鄙夫問而竭兩端野人
固願知之對曰上德光天孝通神明闡原廟之制安在天之

靈以為物不盛則禮不備意不盡則享不精故金瑰珠琲天不
秘其寶樟楠楨梓地不愛其生而青州之怪石猶未足以充庭
故於此乎取之且鑿太行之石英採穀城之文石以起景陽於
芳林者魏明之侈陋也菲衣惡食卑宮室以致美乎祭祀者夏
禹之勤儉也上方罷後苑之作緩文思之程示敦朴以正始盡
情文以事神此固上德之維名者夫抑嘗聞之西有來夷之羗
北有久驕之虜領喋血之未艾乍遊兔而喪死方將不頓一戈
不馳一羽矜醜類於煙埃瞰幽荒於掌股庶黃石之斯在儻素
書之可遇抑又聞之三德雖脩不去指佞之草萬國雖和猶豢
觸邪之獸蓋邪佞之蠱心猶膏肓之自腴惟屬鏤之無知碩尚
方之奚揀故將鑄採石以為劍凜豎毛於佞首若是則在邊無
汗馬之勞在庭無履霜之咎也穆天子傳天子采石之
取采石為鑄以成器于黑水之

云抑又聞之克不能無九年之災湯不能無七年之旱雖陰陽
之或鑿豈閉縱之可緩故將放鞭石於宜都回雨暘於咳駟荆
賦宜都有石宛有二石俗云其一為抑又聞之扶來之子有
易其一為陰旱鞭湯則雨鞭陰則晴抑又聞之扶來之子有
土不毛抱甕之老有茅不蔭富者侈而貧者惰游者逸而居者
勞雖齊導之有素奈狡烏而是逝故將取嘉石以列坐平民罷
於外朝抑又聞之日不蔽則明川不闕則清聽之廣者視必遠
基之固者構不傾方披旒而出鮭俾伐鼓而揚旌蓋蕭牆之戒
坐遠於千里朽索之馭益危於薄冰矧四者之無告尤聖人之
所矜故將盡九山之赤石達萬寓之窮民三者竦然而興曰聖
治蓋至此乎吏曰此猶未也若其造化掌中宇宙胷次彌綸西
儀而執天之行燮理二氣而襲氣之母此包犧之婦所以引日
星之針鏤方將煉色以補天育萬生於一府既無謝於襄城之
師又何驚於藐姑之處吾亦與汝飲陰陽之和而游萬物之祖
矣又何帝力之知哉盧仝詩女媧伏羲婦三老稽首再拜曰鄙
引日月之針五星縷三老稽首再拜曰鄙
朴之人聲馨其知鹿承其遊竊臆妄議乃今知之

松江賦

鳴夷子皮既棄越相乘扁舟携西子沂東流方將五家湖以長
邁屣萬鍾而不留放若巨魚縱大壑脫若六驥馳坦道而挾輕
輶時則八荒收雲千里一碧狂瀾不興遠岫凝色目盡意往雲
天出沒引風檣以悲嘯趣烟波而不極於是過無是叟而問津
焉曰三江之湊寔為五湖地脉四遠衍為松江洶：渾：溶：：
洋：孤峯連嶂七十有二耿若散螺黛於微茫五湖之中大曰
包山風兒晝暝霜林夏寒暮烟屯其疊翠冬寔纍其錯丹麟鶴
之所憇蚊鼃之所淵山中之人忘世與年條索縹緲之下採石

明月之灣

包山有縹緲峰月灣

草衣木茹泊若追羲盤而與還江流之窮

是則歸墟王百谷於一吸環齊州於一區大鵬奮翅於泱泱燭

龍洗光於咸虞由江而下二百餘里舟帆無恙尚可以朝海門

而暮方壺雖然善賈者據其會善搏者扼其吭方趣南則遺北

既畫圓而失方今子將覽衆物之會莫若遐觀乎中央惟是江

湖之接二洲相望散荒墟於垓塊識斷岸於毫芒嘗試與子至中流

而四顧陰霾鬱興不辨雲水天高日出萬頃在目者五湖也罔

岫相屬如走如伏溟濛突兀乍見乍失者色山也擁淞江之上

流窮海道於一葦時矯首而斯盡固可以訪漁樵而繪魴鯉亦

優游而卒歲夫吾子以為何如子皮曰然務外游者有待樂內

觀者無窮吾方以日月為燭六合為宮參天地以為友從四海

之諸公乘雲氣御飛龍指包山於遺礫視五湖於一鍾松江之

勝又安能芥蒂於胸中乎

後松江賦

程子既為松江賦假鴟夷子皮設亡是叟以為詞是夜夢有夫

頽然而長黛色而脩髯叩舷而稱曰松江之勝吾子之詞侈矣

然子亦聞吳越之遺事乎唯而咎曰長橋卧波截江之衝飛欄

疊架排霧行空萬景所會而垂虹屹立乎其中吾嘗登垂虹顧

二渚尚想夫霸國之爭雄方其踐忍鳥喙差耕石田禍起腋下

謀箱悟先則吳陣江北越軍江南殺氣朝合軍聲夜嚴銜枚北

渡奮為兩翼方風馳而霧障頓雷轟而電擊吳卒齧潰江流赭

赤畢夫椒之世仇償會稽之膽食於此蓋夫子之雄績乃自太

湖過橫山覽越來之溪登姑胥之臺吊亡國於游鹿指血化於

黃埃挽餘艗以陵江卷旌旗而南歸則夫子於此退身行意揖

勾踐而長辭蓋與夫咎犯之貪夫子推之獨賢歌龍蛇而激憤
塊然与草木而偕燔者不可同日而言矣間者五季焚亂錢膠
岷興蘇據都會乃淮浙之必爭徐約先拔孫儒繼焚彼得之不
能以歲月守我守之不能以歲月寧則江之兩厓相為二城鎮
威武之右境過淮南之寇兵寔用武者之所憑吳江錢氏時謂之南北兩城防
可過版圖入朝置為縣治畫井疆設群吏臯畝棊別居廬鱗次帶
以千尺之橋捍以百里之塘舟輿所通樓觀相望曾邑城之幾
時翳喬木之蒼：矣吾嘗嘆曰一江方東雖逝不流閱事之萬
變去莫知其所適來莫知其所由今之松江其昔之松江耶抑
夜半之藏舟夫萬世於俯仰盡賢愚於一丘夫子亦嘗吊抉眼
於忠魂而訪伏劍者之靈游不乎子皮不對頤謂西子援琴而
歌：曰霰雪紛兮雲霏：帶長鋏而佩寶璐兮子安適而不歸
一笑

神遊賦 記夢

恍余躡乎石嶺兮羗又涉乎山巔揖崔峩之重嶂兮睇崖谷之
陳前曾草毛之無有兮削蒼玉其鈎聯望芝崑之中窾兮錯幡
幟之駢懸與器御之皆逝兮匪縶繒而攻鑄迺下盼以下屬兮
蔽穹窳之洞天萬山攢屹乎其中兮倚恠玉之瓏栗色零壁而
翠澤兮質壺口之鏤穿筴紺采以眩目兮雷冲融乎紫烟前予
瞻乎峭壁兮下歆墊乎重淵既駭視而芒瞽兮神懍惚而連卷
旁一人之出立兮若翫骸之儒先意飄：而振衣兮效珠琲之
微言更矯耿以冥索兮頤謂余而口傳余方若觀伯昏之不射

方已遽然其默存旁一人之山立蓋夢中所見東坡蘇翰林也
時東坡去
世累年矣

懷居賦 并序

士而懷居弗可以為士矣蓬萊之志見於始生誠以歲月不可以坐失力命不可以偏廢此古之聖賢所為汲：皇：者矣余轉徙四方寔自始生之年今茲二十有八年矣上不得謀道下不得為貧內外無所營如病狂東西走者又三年矣旦暮將適東慨然有疲繭之嘆夫天地之大春熙而冬冥昆蟲之微晝動而夜息余人也役：曾不得少休則其懷一日之安亦人之常情也賦曰歲作噩兮招搖指辰戒余舟兮東征抱衾兮夜喟接浙兮晨興逐槽兮無蒂擁蔽裘兮懸鷄山之連兮蒼：水之駛兮溝：我初來東兮芽甲始拆今之還兮芽者奮而甲者榮頽四時兮幾何嗟汲：之園青天囿余兮不釋亦馳驅而靡寧余生魏而長吳兮歎蓬轉乎四方既僑食乎岐隴兮又薄游乎宋梁躡龜峯之竒兮酌桐江之清弔採石之英兮叩瀟山之靈由祿亂以迄今兮與日月而競馳曾謀食之不遂兮豈云道之敢營異匏瓜兮何繫羨侏儒之太倉懷鉛刀兮一割感二鳥之寵光耕兮不足以卒歲仕兮不能以安親徒皇：兮羈旅操危心兮若零亂曰稟氣不撫命不偶兮進以分寸退尋丈兮三年以仕七年飢兮齒髮日長將及壯兮才非卧龍誰三顧兮名謝文虎無三書兮孔明相玄德及韓愈得第時皆年二笑長年之貧賤兮悼道德之初心託妻孥於昏友兮奉親闈以北南悵宇宙之浩邈兮茫不知乎安止仰浮雲之蒼漭兮望白日之駸：吾窮死其無憾兮豈為余而咿喑也

小山賦為鄒至完侍郎作

何崖嵯之千嶂兮，習森萃乎中唐。厝瀟廬之峭極兮，納浩漫之湖湘。仰炎羲之翕兮，俯霧雨之滄涼。微風雨而淪漪兮，激珠琲而漱琳。浪濯含冰之令姿兮，氣已蓋乎千章。灌江離與叢挂兮，蔭草樹之幽芳。睞禽頽而下息兮，游鯨鼓鬣以洋洋。儼高堂之隱几兮，一子之為徜徉。望磴道之回折兮，轉陰岑而入杳茫。念平生之遠遊兮，寄一戲於何鄉。或曰：先生其猶未耶？何樂此一簣與坳堂？彼烏知夫子之達觀兮，固已行天壤而隘八荒。以百世以旦夜，以千里為尋常。濯足洞庭之波，晞髮南衡之陽。耿雲海之變幻，吊蒼梧之有亡。習曳屣而徐歸，朱顏渥而腫方。撫環堵之大囿，味藜藿之牛羊。視拳蹇與溟岱等微塵，之集毫芒。顧何有而非幻，又奚小大之足量哉。

臨芳觀賦

政和七年春蔡州作臨芳觀于牙城之上太守翰林葉公也俱為之賦云

覽飛霞兮鼇丘，翮乘風兮下游。觀豫俗兮安舒，弭霓旌兮少留。衷天孫之錦裳，戲毫端之組繡。叶驅陳前兮萬象，付心宰兮鍾鈎。撫曾城兮坐歎，騰山川之曠修。蠹連雲乎蜚觀，與翬檐兮上浮。席沈息兮南榮，帶汝穎兮雙流。仰神霄兮閭闔，寄心馳兮北眸。俯動植兮欣榮，繫童羣兮休。耿素麻兮年稷，藹平臯兮廣疇。嗛臣力之何有，歸鴻龐兮帝猷。方青春兮浩蕩，斯落成以旨羞。揭臨芳之高顏，聊托物兮優游。面紫潭之瀉衍，被璀璨兮華洲。森號風之僵木，習豐艷兮敷柔。知造化之神駿，寧無物兮為謀。等孤芰以叢蔓，何此思兮彼仇。紛游鱗翔羽，亦乘和而出迷。

寒鷄鳴兮將鳴見有生之王因閱芸：於過目澹無心乎獻酬
念千古兮一駒經向來之樂憂笑東門兮黃犬異晉國之青油
快奇功兮劔首謝酣寢於矛頭想平輿之二龍匪孛置兮可蒐
豈斬崑兮無伏羌莫挽兮誰侮要曳塗之靈界勝泣河之鮑脯
緬句吳之旅人守冰墟兮海涖聞凌虛之傑觀况夢寐兮將求
愁羸糧而即之嗟道阻其奚由黨從公乎寥廓挹浮丘之長裏
叶覽熙：兮無外同春臺兮九州寫登高之遐素斯可以補由
庚而賦何由也

獻占南渡前作

余數奇多故常有意外之慮春秋輒問占於筮人以知一歲之
愆或春占遇蹇三之咸三秋占遇蹇退而歎曰物固有不足而
不得行無心而能感者枯草豈欺我哉作獻占我從筮人訊之

占兵分策定卦遇蹇之咸兵曰此蹇險在前只不利東北利西
南只遠險無咎近則愆只矧其乘之蹶以顛只子行寔雖良未
央只若臨巨川無舟梁只苟惟載之冰崢嶸只太山屬天登無
車只鷄栖或存雪塞塗只孟鳥更輓莫進寸只匹雖倚之墮千
仞只蓋其貞則良悔則坎只止以有待毋乘險只若將終身勇
於不敢只苟當於位無心而感只子姑休乎遯以無憾只我惟
厥占躰則宜只我行孔艱熟其尸只凡人之生無乃愚只与接
為構惟其逢只遇合則吉疇則凶只適成則智敗則庸只竊鈎
者誅竊國封只注金則拙注瓦工只直木先伐材之災只不鳴
之烹反以不材只盡蛇於地惟敏之求只有加其足以敏為尤
只墜鼠中去會被深仇只點蠅非意得妙賞只宋人之瞽福於
患只狼子之羹承其反只橫海之鱸制螻蟻只伏鳩之邠為付

虺只探物囊筭猝然失只志禽雲漢往則克只引之或墜抑或
伸只戚之或疏仇或恩只同生並處為參辰只絕域異世為金
蘭只或談王道目蜚鴻只或相狗馬喜見容只一言意合澤六
宗只歷說白首不羸其窮只外物不必古則然只有生之變不
勝量只君子所蹈惟其常只反身脩德器則藏只進不如需健
以光只退不為困拚以剛只靈著之告亦孔之明只利見大人
得中行只

廣游

猗有生之若浮同一世之泡露泊東西與南北預何適而非寓
咨余生之持甚與日月之偕驚雖寤黔之不暇固無異於衆庶
抱天囚之三捷縱躡足而安憩豈期游之敢或奚隗始之云暮
非多財於什一逐陶徑之故步安飢寒之分定寧汲於富貴

失佳時於壯齒度迅景於脩路脩秋空之沉寥感候虫之在戶
盍圖安於容膝休微窮於歲暮假故人之敝廬就寸祿於吳下
耳閭闔之竊笑類鳴乙之來去浪十年之不居何衰頽之猶故
覺今昨之皆非均後先於一倨念委靈於冲和豈坐耗而待仆
老筋骸於伏櫪汗鋒鏖於齒腐從五窮而不置信厚薄之殊賦
仰圓穹之蒼々豈誰我之為恩諒力命之有制奚是非之足語
聊兩忘乎物初覽四海之風馭

懷忠 并序

顏公之節不待淮西而後顯此中人以上曉順逆立然諾者槩
成之非公之所難者而其忠義之性乃在於從容食息之間常
有愛君愛國之心不以顛沛易其操蓋所謂招之不來麾之不
去如古社稷之臣者方開元天寶時天下又無事縣官自視有

泰山之安獻可替否之論不復至於朝庭一旦有緩急相与北面臣賊者皆前日高車大盖出入廊廟都俞和附之人而伏節死義之臣願出於疏遠無聞之地其隱然以孤城抗賊鋒者顏氏兄弟而明皇未之識也向使數人者用於朝我冠綬帶而胡人不敢謀矣惜乎公之壯不得為彼以名一代之良臣不幸白首至大官更肅代德宗世政益紊憂益深雖捨擗板蕩之際而常持憲秉禮尊王守官曾不為少貶其倦之意豈惡安佚而樂羈危誠忠義激於內也公之言行益危而疾公者益急自乾元後連斥醜地歲歷十二辰走半天下中間還之朝席未及燠又襆被而南矣觀其愛君之心如伯奇申生孝其親逐之不忍去諛之不知避之死而無二也忌者知其流離窮飢不足以懲也則委之豺虎甘心焉其勢必至於此蓋無足驚咤者詩稱仲

山甫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又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強禦而漢唐末流至假明哲以自便方以柔順緘默為賢鳥在其剛不吐也且詩胡不曰既柔且默以保其身哉夫惟明不足以燭理哲不足以知人而當山甫之任乎其得全身者幸也若公見善勇義殺身成仁其於輕重取舍不既明且哲乎其所以保身者固存也不如是則所閔播盧杞之全合所山甫之美而賢於顏公之節矣余游吳興拜祠下肅然想餘烈退為文以頌之名曰懷忠上言公穹而無悶故能從容是邦適其適而紆其憂遠而不忘君故其憂未嘗不在王室也中言公不能與世浮沉見笑於頑佞之夫天下言公之精誠當與天地同存雖死而不忘也庶幾千載之下志士尚能薦芳洲之蘋酌茗溪之水歌此詞以祠公云其辭曰

送吾輶兮巴山釋吾擢兮揚瀾歲婉晚兮道阻脩望長安兮未
還聊駕言兮出游携美人兮山之幽撫雲霄兮遐觀恨辰莫兮
淹留誅秦管兮出秀寄雅志兮岩丘奉春洲兮白蘋擢青桂兮
冬榮野無人兮誰芳君不御兮安薦予之潔誠扼沈憂兮永嘆
障西風夕塵

辟食兮侯居朱輪兮塞塗世以是為得兮胡不能飽妻子而全
軀徂利兮抵巇釣時君之嘖笑兮於捷与眉世以是為才兮胡
獨徑行而不回豈形群而情異兮何思逸而幾危紛肩摩而輒
結兮誰不乘君而衣君衣奚獨好爭而多事兮耻時之不克舜
与臯夔羌以生而易義兮幾何而不謂累之狂癡
狐蠱兮蠅營夜慚景晝畏人生奄兮張兮習無知兮害塵展
伊人兮超然何虎兕与甲兵忠為骨兮義以為軀元如白而血

血為碧兮信前修之不誣髮之鬢兮蒙茸顏如丹兮渥腴雖錮
九泉而壓高岱兮亦將馭飛龍而撫八區与日月兮齊光極河
漢兮爭流左吾颺兮洪崖右吾歛兮遠遊慰我人之思兮儻復
過峴山而稅蘋洲悵神交兮千載覽陳蹤兮夷猶

臨池并序

庚申十月丙子予夜夢至一堂上棟宇宏敞出法書縱觀蓋獄
麓真迹又一種云是鍾王絹素極塵暗頽堂上板壁明淨因大
書其上書所謂不令執簡侯亭館者觀之似不減傳師令字尤
覺精采逼真意頗欣然念欲以絹素好書遽悟則已營度賦句
在口心開意朗思如湧泉衰年乃猶有少時情思竊自喜也因
索燭疾書之紙將以示同好云
若夫敞晴日之軒窓臨惠風之池閣山榭陳几海珊置格濯玉

海於清泉飲霜毛於松壑滄玄雲之靈霽散晨鴉之紛泊舒白
璽與烏絲棄禾麻之九惡捐鷄羊之瘠陋羅象犀之絲錯指寶
無間掌虛似握乍手和而筆調亦神凝而慮却出重匱之深藏
發脩梁之秘鑿還神明之舊觀鄙元和之新脚初鳧戲於汪洋
俄鳴驚於寥廓軒：跨海之鵬冉：游雲之鶴煥出水之芙蓉
韻統梁之清角賓主揖讓陰陽磅礴雲澹烟霏崖崩石落波三
折而導送執干鈞而沈著紛舞鳳之參差駭怒猊之噴薄八分
聊使於張軍搦筆寧甘於示弱百金論價以猶輕十部推賢而
不忤疎危峯之障日矯孤松之秀擢異婢子之羞澁繫舞妹之
婢約婉如援鏡以笑春勁若劔揮而弩彌峭快若吳興之童稚
退縮匪深山之鄙撲居然王謝之風流儼若帝王之護雙登山
逶迤於嵩華陷陣回旋於駟駱籠鵝無憚於空群寶劔不虞於
詐畧逍遙散聖之禪窘束毗尼之縛紛異態而殊能有彼餘而
此蔽天然則不擇而能精積習則有資於力學踐鉄闕以屢穿
仰天門而若卓嗟余老以躔疴方捐書而靜樂頌志在而力疲
徒心勞而夢噩嗟土炭之殊嗜笑偃濛之善譖雖習氣之未除
羗才疎而技薄与盡史其何殊眩精神於幼稟本變現於吾心
浪妍媸而喜愕苟戲好之猶存庶猶賢於博奕當知鏘金入木
辭華雖照於荆相二妙一臺筋骨終慚於張索也

北山小集

表

禮部賀陰雲不見日蝕表

伐鼓用牲方致群陰之責敕躬正事實表衆陽之宗屏翳呈祥
 曜靈安舍休嘉所賴霄堦均蒙中賀竊以堪輿蓋體於陰陽
 而大道統陰陽之用纏次不離於形數而聖人超形數之先
 雖酬酢於環中寔弥綸於物表惟章部紀元之應必於日月
 所會之神而疾徐顯晦之微可見天人相與之際苟九芒之
 或青翳六職之加修古昔則然欽崇斯在冒若精神之運默
 通曠隱之間婁祁之景載瞻淳丙之光自若日之夕美言莫

宋徽猷閣待制信安程俱著

喻於初餘人皆仰之壤無分於內外願密庸之至此豈瞽史
之能知恭惟

皇帝陛下輔相物宜嚴恭自度固已幹旋於儀像豈惟昭格於
神明二十四氣之循環獨得帝鴻之紀三萬六千之並照遠
追龍漢之圖耿焉珠璧之交故在挈維之內矧方同道而至
相過雖食非災惟雲膚寸而雨崇朝適符所望臣等莫窺工
宰咸席照臨周德如升請歌松柏之茂克仁斯就永同蔡蘆
之頌

謝冬衣表

肅霜在候於是孟冬而始裘新律將更豈容卒歲而無褐肆
頒府幣偏及朝紳惟物其時既安且燠中謝竊以德彰五服
厥為等殺之儀綦組九文蓋匪曳婁之急惟是織良之賜寔

均飽燠之恩如古好賢有敝又改為之意及人以怒無服而
不稱之嫌抑所謂寒者衣之非直為身之章也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煥文光被德度并包如絲如綸廣仁言於挾纊無小
無大昭厚意於承箱是雖典故之常蓋有惠存之實臣等久
塵表著備服寵私麗密在躬肯比毳旃之陋委蛇退食敢忘
總絨之恩

賀甘露表

至神獨運道与时升叶氣橫流瑞由天降浹靈滋於生植藹
歡頌於寰區無疆之休兆民所賴中賀竊以崑崙磅礴躡包
一氣之元輔相裁成位莫三才之用惟厥網緼之化式由垓
北之機結而為麟鳳芝木之祥粲而為日星雲物之象至載
寒於膏露盖咸本於冲和頤茲儲社之辰適及崇儒之舉天

地相合莫之令而自均上下同流不豈云於小補泥軒丘之
有涓晞湯谷之載陽朱扉紫泰之嚴玉潤松筠之茂日當元
命知時萬於斯年地表賡歌見咸熙於庶績理無虛應事若
可稽恭惟

皇帝陛下秉籙御天垂衣執契配皇等極豈惟能致之資合牒
應圖具膺諸福之物偉斯休證寔載舊聞自非德及於清寧
何以澤周於霄壤臣等無裨神化咸泳聖時被之聲詩方廣
騶虞之薦仁及草木益觀福祿之成

賀收復涿易二州表

皇猷默運與神為主王旅濯征從天而下遂舉平盧之壤復
還官帶之區遠迓交欣威靈無外中賀竊以四夷之為漢患
蓋莫熾於匈奴九州之隔燕民本失圖於衰晉後我至化于

茲有年仰惟列聖之燕詔蓋常北顧而深嘆故時巡耀武壺
輦遡興因之師而夕惕賦詩府庫揭元豐之志逮茲神筭潛
授將臣飭戎車於六月初見敵情於萬里之外是絕是忽
肆興兼弱之兵如雷如霆繼上膚公之奏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挈維二柄嘉靖多方式帝命於湯齊詰戎兵於禹迹
孝思維則允懷蓄獲之功適駿有聲不逾樽俎之內是用一
月而三捷豈非暫費而永寧周索載彊宗祊見喜臣等猥當
國秉徒仰聖謨截海外而躡龍庭將日聞於吉語成王孚而
受天祐當復播於雅言

賀駕幸秘書省大學表

策府肇新帝下紫清之馭賢閑再款道光鄒魯之儒君舉必
書事超古謀化行自近風動海隅中賀竊以外史掌帝皇之

書抑以辨四方之志大學傳聖王之業所由興三代之隆用
建邦家之基厥惟正教之首懷鉛抱槧俾之周見而決聞屢
園冠於焉攷德而問業擢梗楠於拱把致珠玉於遐荒方當
行克行而誦克言識其大者所與治天事而食天祿不在茲
乎抑翳清宴之間灼之當務之急命乘輿而已駕及春日之
載陽考古驗今趾躔石文之殿尊德樂義却輦大成之門既
流觀於匱室之藏復垂聽於詩書之典遠矣鎬京之嗣復陋
哉天寶之元龜細札有孚群儒知勸一遊一豫式王度於有
邦再笑再言通天顏而拜賜共識至平之盛事益知幸會之
非常恭惟

皇帝陛下允執道樞深明治本履臨之大象日月而配二儀風
化之興先京師而後諸夏以聰明睿智之姿而尊素王於千
載之上以微妙元通之學而遊宸心於六藝之間至於小大
之臣咸蒙恩施之美乃若雨師先洒迎飈歛之清塵舞雩屆
時諒羲和之舒曰事皆神介動与道侔於既醉之盛時見弥
文之畢舉洋洋在耳聿追周監之文蕩在雅名莫盡漢臣之
頌

中書舍人謝表

臣某言臣伏奉告命授臣試中書舍人仍賜紫章服者丹府
綉書誤玷英髦之首詞垣簪筆猥當潤色之求敢意非才驟
膺明命御恩則厚揣已若驚臣某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臣竊
以喉舌之司繫萬機之自出絲綸之任寔庶政之与聞不惟
有取於尔雅深厚之詞盖亦兼收於獻納論思之益豈惟人
才進退係國躰之重輕政事弛張開天下之利害號令一出

播敷萬邦摯維固在於股肱補拾可無於諷議至於華國之
具不貴代言之工是以祖宗以來制敕必由於三省待從之
選給舍每高於一時自非識足以見微才足以經遠文知軀
要無慚蘇李之能學貫古今可侷崔高之問則何以仰當睿
簡俯厭師言孚德意於四方亦中興之一助如臣者少而孤
陋壯益鈍頑述業自知其不豐績言未足以明道早歲拙遲
於湖海蓋將終身中年出入於朝廷誠非素意何圖晚暮上
被獎知察之以日月之明施之以天地之造比者召自閭里
賜對宴間曾微塵露之被收此素榆之景麟臺復建既先諸
子之鳴鳳閣方虛更濫群英之次且於廷謝錫以衣章敢辭
濡翼之譏抵重臨淵之懼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堯仁廣被湯德義新飭蠱壞於傾否之時奮乾剛於

撥亂之日宵衣旰食纘周室之丕基藏疾納汙廓漢王之
大度故待人也輕以約亦嘉善而矜不能致是迹踈有斯遭遇
臣敢不稍尋舊學益慕前修披肝膽以獻誠或能千慮而有
得竭鈍駑以自效庶幾十駕而可希敢懷患失之心永矢捐
軀之報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臣某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謹言
微猷閣待制謝表
臣某言伏奉告命授臣依前早朝奉大夫充微猷閣待制差
遣賜如故臣尋具奏辭免準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不允臣已望闕祇受記者竊祿真祠久慚素食升華延閣
復玷清班仰戴聖恩俯慚非據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伏念
臣才非強濟性寔顛迂仕則慕君不自量其愚賤學思為已

期無玷於操修不敢枉尺以直尋率常進寸而退尺名書仕籍知芹獻之已踈力盡陳編愧管窺之時見晚逢睿哲驟辱獎知拯之水火之中召自漁樵之野冠蓬山之衆俊已愧無堪陟鳳閣之華資深知不稱仍持末學入侍清光塵飛何益於泰山螢照雖施於赫日曾無補報自取譴訶庇身俾托於殊庭就食即安於故里感恩念答却掃杜門相魏闕以馳神卧漳濱而永歎何圖洪造曲記孤蹤不遺替履之餘復置論思之列懇辭不遂成命莫回昔張敞以罪廢屏居卒見牧於後效劉毅雖年耆偏疾亦不棄於公朝願臣何人有此厚幸

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乾坤侔大日月並明沛然雨露之施渙若風雷之發春生秋肅莫非成物之仁賞慶刑威咸出至公之造求賢用

吉士方遠迹於周王嘉善矜不能每同符於古訓市骨冀來於駟駿采葑無間於卑微有如悞愚弗棄遐菲臣敢不永思報稱仰服恩榮願雖顛沛之間無忘素守苟有捐糜之會敢愛餘生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皇代賜魏朱獲無間公畢姪育政對愚弗棄遊菲且婚不承思
吉士文遊遊公周王嘉善命不捐每同終公古信市骨冀來

北山小集

記

江氏小山祖墓記

開化縣治開原鄉故常山縣地也縣字之北有丘墟隱然域以
垣塹族塋其中望之松攢蔚然者江氏之祖歲郎之墓也按江
氏家譜系出濟陽統之八世孫曰世源官信安留家不去寔始
為信安人又五世孫歲郎等五喪葬常山縣開原鄉之萬歲里
小山村其地四十畝則此墓是也繇始葬及今十六世子孫益
蕃屬益遠又散處郊邑或仕或遊籍今歸且處歲時祭掃上不
過四世而已小山墓地既廣近族之貧者往寓著其間歲且
久因以為已產稍斥賣之又四域之外耕藝者相接歲攘日蹙
莫之誰何大觀三年鄉豪汪氏遂欲塋墓域中縣又取西北隅

地御名承舍會諸孫之官學者皆在里中大駭且懼則相與懇

于縣未得直乃出康定皇祐二牒以為証其一太常少卿鈞任
兩浙轉運使日具墓地界俾宗子迺等主之歲一補治垣墻則
宗師白宗長凡宗人共其事其一尚書鈇以鄰人之侵其地也
言于縣按所侵地歸之俾宗人祐主之既主二牒爭者語塞
縣即日獲承舍凡違法之契盡毀之於是子孫乃始周域其地
為垣墻稍樹松擯揭其汗曰江氏皇祖之墓然不能四十畝矣
余友仲嘉褒既与其族父兄弟事其事他日一二語余曰且
余懼來日之無窮也事寢遠而寢忘則其不為前日之戕賊者
幾希余將列其事於石揭之墓道然非文不傳也莫如子能余
曰古人以謂君子之澤不過五世先王制禮必以遠近疏戚為
之節凡祖子孫上下不能十世而服則五等而已蓋先王所以

教天下之中其制不得不然也先王之制則有節而人之恩性
顧豈有量哉今而以世觀之則雖近而已疏即吾身以推之則
雖遠而益恩是何言也且吾之生者為子之孫為曾孫曾孫
之曾孫則已不能名矣夫吾之委蛇適數世耳而遂至於不知
何人豈非雖近而已疏乎夫安得不悲然今吾視聽食息於是
者父母之遺軀也求生之所自生則由祖而上百世可也使人
而無祖則乃今安得視聽食息於是者哉以是推之豈非益遠
而益恩乎夫安得不思且悲則其愾不忘於懷者豈有窮
也耶然則制雖有遠近戚疏而恩性則有至於不能忘者何可
奪也且江氏小山之祖至太常府君十三世至仲嘉又四世矣
而其族父子兄弟不忍其墓地之不除而途人皆得以攘蹙鋤
刈也相与出力而營之以為庶幾神靈之復安而後世知所本

也豈非所謂中有不能忘者故耶今子竭於是俾後之人過知者知敬戒豈惟江氏之子孫人孰不生且死也思所以奉祖先訓子孫保墳墓者人情均也繇是而思之則雖已暴之骨無名之丘有不忍易而戕之者矣其為利碩不博哉然則余其敢愛荒陋之文而無以成子之善也四年四月壬午北原程俱記

漫堂記

大觀中朝廷斥地益廣碩輿地圖有所未載而舊志又或遺悟迺選士寓直三館作書如九丘傳子冲益在其間不數月以人言罷去又二年財得蘄縣令明年春余西赴調道上迂行百里過冲益於蘄道舊故樂也冲益故時嗜書好為詞章喜談笑論議忼慨羞薄俗吏事雅意甚高余至蘄觀冲益所設施大抵合繩墨晨坐廳事與邑叅論決是非曲直無倦色日未晏庭無晉

人冲益始至會臨渙令有臯郡檄西易之至是始還蘄臨渙人追之不釋蘄之人道擁其車以歸余至都城數月冲益書來曰曩尔邑令與人既相安矣日多暇焉前日所治舍將以為燕息之地者苟完美因漫名之曰漫堂子為我漫記之余惟天下之事小足以觀大蘄臨渙雖不能萬戶而冲益為之其效已如彼冲益之為吏不漫也然事至則漫不省曰聊尔聊尔安用察之為哉如是而為漫可乎若曰外物不可必力不勝命又夫古有窮機械蹈汗險汲之而圖之者吾於此漫焉於此漫焉則雖邑陋於蘄執卑於為縣猶不感也則其去道山入阡陌捨紬繹討論之樂而勞神明於簡書榜楚之間無往而非漫者又奚欣感於其間哉冲益名諒友莆陽人襟度明曠識趣不凡近亦以是數奇云

衢州府開化縣新學記

開化縣學故在縣治之西於址不能五畝旁無孺地右倚山足因高接廡川布講席大成之殿頽在平地宇齋輒完未中程度自初御名迄今更十數令頽地執不可復廣莫能易而大之今縣令李侯旬視學區退則大懼以謂自大觀學法行天下西被氏羗南踰牂牁嶺海萬里之外荒漠不毛之地皆為郡縣置學官師弟子絃誦之聲相聞三尺之童不談天入之道詠誦功德以志榮名取顯仕者輿臺樵牧知笑之今開化雖小邑僻在山谷間當句越之窮處然在輿圖尚為次近地奉詔令蒙教養猶較下也縣之造士秀人歲不絕於賢能之書又今天下賓興士郡至於王廷與備官使於中外者必自縣學始則學法之行緊鄉縣為根本頽不重哉而縣學舍乃不稱縣令安所逃責則相方繩址得縣南臨溪爽塏之地而營之乃狀其事請於郡：上言使者得錢四十萬取人屋之籍于官者十四間益以故學之材與亭觀之廢無用者厥既藏事工徒赴工如治私舍邑豪里氓亦底其力蓋不三旬而衆工釋用高門有嚴面執端遂廟像宏顯巍然有臨命教之堂師長之舍周廬廣廡若承若翼基堅才良皆倍於故士氣舒豫雖：洋：行道之人過歛衽憑軾於是李侯走書与圖至吳下以抵俱曰開化子之鄉邑也新學成宜有文以記歲月頽願以請而衆亦以為子宜記俱生晚不及熙寧元豐之初以與諸生齒今茲壯且老頽以飢寒走四方而學校益隆又不得與養士數以相與燕間揖遜於其間今既得託詞新學以紀侯之績其又何辭若夫道學之序飭勵之端所以開示於方來者則學法粲然皆

聖上所建立也又辟雍獎諭之書八行之碑與凡詔札具在俱不敏勉記新學之成云李侯名光會稽人好古強志起諸生為吏而所立皆不苟奉法愛人文檄不妄廬里懷之新學之成寔政和五年八月甲子十月丁酉通直郎管勾岳岳觀程俱記

西京北路提舉常平司新移公宇記

政和四年冬詔復置四輔郡穎昌府領南輔都總管於是京西北路常平使者言常平司故治穎昌今穎昌隸畿內當徙治所部州惟蔡大州處一路中道經理易於督察報應使且近徙省勞費敢以請奏可時朝奉郎信安余侯寔提舉常平事明年奏下則於蔡城東西隅得官地若干畝夏六月興工功冬月月畢塗艫為屋三百八十六間吏舍居十三又明年余侯以書屬某記其惟余侯信厚明敏自試吏至為御史部使者其為政循理

而行奉法度惟謹不為赫之名然所歷有寔績可紀無事於斯記也辭不聽其惟古建官列為公卿大夫士其棟宇車服器用之文皆有等差存焉貴與賤亦各安其所當得而無怍怨於其間故雖大啓爾宇山川土田而不為泰一堂五畝還廬以棄而不為徇彼誠知建官所以待天下之賢能非以私天下之賢能也凡以為國與人而已所謂公卿大夫士其職非惠人則及人其克有祿位非有功於國則有勞於國也其任大其享大亦宜惟外使者常平專以惠人為本人為重使者因以重蓋常平之職掌常平免役之政令謹視歲之早晚豐儉以頒斂出納而調萬人之銀既周咨川原山澤之利害以阜人材任土事通泉府之貨賄以平節賈祿庶人之在官者以紓人力凡鰥寡孤獨廢疾之人受食焉共其養生送死之具其凡有二曰常平之法取

於人者以予人免役之法取於人者以治人是法也更元豐紹
聖至於今茲蓋三聖人而後備一以惠人而已其維持衍繹緊
使者是賴其守金谷如制閫外其稱豐荒如持權衡其急民隱
如救焚溺是能守我三聖人之良法以宣上澤於一路則所謂
惠及人與勞於國者使者有焉夫如是居則廣廈跨閭里出則
車馬光原隰以奔走八州五十縣之人蓋亦未為泰已然則經
度之勤棟宇之壯無足為余侯記而獨喜余侯之有以稱也又
安得不書政和六年夏四月甲子具位程俱記

寓齋記

客有至寓齋而嘆曰夫以介然之形措之天地之間不百年寓
耳於一寓中而暫寓於東西南北之遊者又幾何耶是齋之士
其又寓暫寓於其間者乎程子曰何特此耳天氣之積者地氣

塊之積者寓於空而已日月星辰山河草木又寓於二物而已
請觀子之一形寓視於目寓聽於耳寓聲於口寓神於此百骸
五藏之間是則子之所謂介然之形者蓋有寓之者焉不有寓
之者是則糞壤濡沫而已矣子於此而求之又有不寓者存而
天地萬物之所以寓者也晉陵錢定國顯道尉吳江予名其燕
處曰寓齋定國蓋嘗聞道云建中靖國元年三月甲子信安程
俱記

北山小集

序

侑坐元龜序

治亂之端率常隱於尋常，忽之間初若不足畏，響者積而致之，至於不可禦，善惡皆然。治亂因之，觀秦漢以來，享國歷世，惟唐最長，而中絕於孽后，敗亂於醜妃，凌夷於宦官，衰弱於藩鎮。所經之變不一，未有不生於所忽，而積於至微，以至於大壞，而不可復振者，使禍福之來，常如山摧川潰，霆震而至，則雖至愚孰不知所避，就惟其隱於尋常，忽之間初若不知畏，響者故蹈覆轍而不知常相踵也。方天下初定，魏徵勸太宗以行仁義，以致太平者，如封倫輩，往笑而排之，唯太宗能用其言行於寢食起居，造次顛沛之頃，卒致貞觀之治。

然求其若為仁若為義者則未易彰。論之豈非其積微故其成速也。及明皇在位久當盈成豐豫之時春秋既高方且寵一婦人進一小人退一正士逍遙游宴姑以樂其當年意必以謂是豈足以傷生害治又况亂天下者乎卒之百敝隨生搶攘悖繆至於逆胡稱兵陷兩京焚九廟四海橫潰而卒至於衰微此何故也豈非生於所忽而積於至微以底於是哉。唐之治亂善惡之大致較然明白者前哲論之備矣余獨取其治亂善惡之萌而禍亂之所由生足以為世戒者裒而為書名之曰侑坐元龜云元符庚辰秋八月信安程俱叙

復古編序

程子曰學之不可以不專也涉其流者未有以能極其源有其藩者未有能覩其奧不極其源不覩其奧求其是且精焉無有也。夫支左誦右夫人而射也稱養叔鈎絃柱指夫人而琴也稱子莖上下千百載間學是者亦衆矣而二子擅焉豈不以其專且精乎。吳興張翁弱冠以小篆名自古文奇字與夫許氏之書了然如燭照而數計也他書餘藝一不入於胸中蓋其專如此故四十而學成六十而其書成復古之編是矣余嘗論其書曰小篆之作自嶧山真刻不傳至唐字學雖盛而以篆法蓋一時名后世者惟李陽冰為稱首徐鉉后出筆力勁古遂出陽冰上近世名筆固多其分間布白規圍繩直不工而筆力勁古少復鉉比今有自振於數千載後獨悟周秦石刻用筆意落紙便學岐陽嶧山去人遠二卷三千言據古說文以為正其點畫之微轉側縱橫高下曲直毫髮有差則形聲頓異自陽冰前后名人格以古文往而失其精且博又如此然其寄妙技於言意之

表守古學於冥寂之濱固非淺俗之所能識也且漢之諸儒比肩立而揚子雲以識字稱韓文公以言語妙天下而猶自謂畧須識字亦豈易識哉觀復古之編則其於識字幾矣使人之於學也皆能致其專而求其是既得之又守其所學而不與時上下則學雖有小大其有不至者哉不得於今必得於后世矣張翁求余文以信其傳因叙次如此政和三年九月朔信安程俱序

賀方回詩集叙

鑑湖遺老詩凡七百七十二篇其五字八句詩鍛鍊出入古今為集中第一其餘大抵名家作也余少讀唐寔錄與會稽石刻見賀季真棄官本末方開元天寶之交天下號無事文學士見貴重季真出入禁省冠道山交儲副極當世華寵然一旦不顧

去為千秋觀道士使人望之超然如雲漢過秦望行剡州未嘗不悠然想也季真去後四百二十載建中辛巳歲始識其孫方回五湖上蓋鑑湖遺老也方回落有才具觀其詩可以知其人中間罷錢官及通守兩郡輒謝病去為祠岳吏又一旦掛衣冠客吳中窮達雖不同其勇退樂閑故有鑑湖餘味然余謂方回之為人蓋有不可解者方回少時俠氣蓋一座馳馬走狗飲酒如長鯨遇空無有時俛首北窓下作牛毛小指雌黃不去手及如寒苦一書生方回儀觀甚偉如羽人劍客然戲為長短句皆雍容妙麗極幽閑思怨之情兮回忼慨多感激其言理財治劇之方疊有緒似非無意於世者然遇軒裳角逐之會常如怪夫處女余以謂不可解者此也余竒窮骯髒可憎方回多交游乃獨以集副授余曰子好直美惡無溢言為我評而叙之此

亦豈其不可解之一端耶政和三年癸巳歲十月朔信安程俱

漢儒授經圖叙

古者尊師而重道自天子達於庶人故孔安國授經昭后死為之服桓榮傳明帝於東宮及即尊位幸其第至里門下車擁經而前蓋其嚴如此漢興諸儒以經誼專門教授故學者必有師承源流派別皆可推考歷東漢三晉以迄有唐餘風猶有存者然其間大儒間出不專一以經章句授諸生如王通行道於河汾之間韓愈抗顏於元和之際故從之學者其於行已成務作為文章皆足以名世而垂後如魏徵王珪李翱皇甫寔之後是也陋哉夏侯勝之言也曰士病經術不明經術苟明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夫所貴於學者豈專為是哉而勝以利誘諸生何

也西漢之俗固已尚通達而急進取矣又使士專為利而學而仕而顯則不過容悅患失之人而已如張禹以經為帝師位丞相而被佞臣之名後世議者至以謂西漢之亡以張禹咎永亦號博通諸經然因災異之對枉公議以阿王氏二人者皆成帝所取決有識所企望而當漢之所以存亡之機者也然且不顧方懷奸而徇利豈其志本在於青紫故耶抑天姿然也后世有志於青紫者衆求師務學者寡學者亦無所師承此余所以常恨生之晚也方

祖宗隆盛之時如孫明復胡翼之以經術揚文公歐陽文忠公以學問文章為一時宗師學者有所折衷而問業焉王荆公出以經義授東南學者及得君行政於天下靡然宗之元祐間蘇子瞻以文章主英後盟之亦云盛矣余卧病里中讀西漢儒林

傳觀其師弟子授受之嚴所謂源流派別皆可推考者竊有感焉且浮屠民自釋迦諸佛傳心法夫講解之宗至于今將二千年而源派譜牒如數一二至醫巫祝卜百工之伎莫不有所師如吾儒師承之道乃今蔑焉所謂學官師弟子如適相遇於途耳蓋可歎也則其事業之不兢言語之不工名節之不立無足怪者因以漢儒授經為圖以想見漢興之風範云建炎四年六月三十日程俱序

西漢詔令序

右西漢詔令四百一章舊傳西漢文類所載尚多濶畧吳郡林德祖慮寔始采括傳志參之本紀凡斷章折簡掇之無遺方蒼叢在紙未遑銓錄間以示余因取其具藁以世次先後自高祖至平帝人別為篇又差攷歲月纂而成書且叙次其末曰古

之盛王與道為一故其訓酢之間理言遺事皆足以為萬世法是事為春秋言為尚書而書之所傳自唐虞夏商周上下千數百載間而其存則今之五十八篇而已由秦漢以來置學官弟子誦說研究至有白首沒身莫能詣其極者大哉至言蓋聖人之防表也自五十八篇而後起衰周至五代之末又千數百載間其為詔令溫醇簡盡而猶時有三代之遺法者唯西漢為然其進退美惡不以溢言沒其寔其申飭訓戒皆至誠明白節緩而思深至叢脞大壞之餘其施置雖已不合古道當人心然猶陳義懇到雍容而不迫此其一代之文流風未泯頽猶不可及又况文寔兼盛哉昔者文中子以聖人之重自任迺始斷自七制之主列為四範以續典謨訓誥誓命之文然其書世不傳莫得而述故備載如彼德祖以學行名縉紳方將以文詞為時用

方今昭回之章絲綸之美固已鏤絕中古陋漢唐而莫稱是書也雖未能比唐虞夏商周之隆庶幾或者亦足以為王言之芥藻尚書之鼓吹云

麟臺故事後叙

右麟臺故事五卷紹興元年二月丙戌丞相臣宗尹參知政事臣守參知政事臣某言

祖宗以來館閣之職所以養人才備任使一時名公卿皆出此塗出崇寧以后選授寢輕自軍興時巡務者冗官秘省隨罷今多難未弭人才為急四方俊傑號召日至而職事官負闕太少殆無以處事固有若緩而急者此類是也謂宜量復館職以待天下之士制曰其復秘書省置監若少監一人丞著作郎佐郎各一人校書各正字各二人其省事所應行除官條具上尚書

省三月甲辰詔以朝請郎直秘閣臣程俱試秘書少監臣愚無似初以編脩國朝會要檢閱官寓館下又再优著作今茲修廢官以舉令典又以人之首被久虛之選踉蹌懼不稱受職之始則按求簡牘者無有竊念昔三人秘書省皆以薄技隸太史氏頗記祖宗三館故事與耳目所見聞老吏奔散死亡之餘亦尚有存者或收故牘煨燼泥塗中參攷裁定條上尚書請置孔目官一人楷書史十有二人專知吏一人其誰可繕治守藏防閣庖滌之徒卒不過八人其案典法式期會廩稍人徒皆如舊格泰以近制從事尚書以聞制曰可於是庶士始有以家藏國史實錄寶訓會要等書來獻者國有大禮大事於茲有攷焉而校書郎正字又雜以祖宗之制召試學士院而後命之臣俱謹按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太史正歲年以序事

頌之于官府及都鄙頌告朔于邦國與夫所謂左史書言右史書動者今秘書省實兼有之漢魏以降名稱不一要為史官故唐龍朔中以秘書監為太史少監為蘭臺侍郎今有司文書散缺尚衆例從省記按以從事蠹故或生而典籍之府憲章所頌可漫無記述以備一司之守乎昔孫伯鷹司晉之典籍及幸有之二子董之故伯鷹之後在晉為籍氏幸有之後在晉為董史則談狐是也臣衰緒寒遠雖非世官猶身出入麟臺者十四年於此矣則其慕故事裨闕文者亦臣之職也因采摭三館舊聞簡冊所識比次續緝事以類從法令畧存因革咸載為書十有二篇列為五卷錄上尚書副在省閣以備有司之討論臣俱昧死謹上

三高堂詩序

蠡位越相祿萬鍾去之如涕淫則后世有毛銖之得冒坎獲而不省者可以少進翰進退無必隨時而保身則出處之意得託菰蘆以示好又何深哉龜蒙江湖一匹夫然於其不合視勢位無如也其交如皮日休終見汗於賊巢彼獨挺然玉峙無一罅可指摘與夫攫金挾炭之夫蓋萬矣夫夫左手據圖籍右办掠其吭雖冥奄不為也揣是而求之輕重得矣然世固有抱利權逐勢歟死不反顧為天下僂笑者幾何人哉其於輕重之思是又出冥奄之下也然則是三子者祠而旌之固可以訓元符二年吳江既立三子者像明年三月甲子安于祠堂令与僚佐拜而奠之其謂俗奔競久矣莫得守道自重確乎不可拔足以風百世而驅天下者將矯浮俗而歸之庶幾清節之為貴然望之而未見抑有之而未聞耶今吾是邑特仰三子之志意其知時

而退不迷於出處之道蓋君子之所悅聞也凡我同志其系之

以詩出題六不答辭謝者外四贊一感幾素論之或貴或賤之

西漢之其辭亦不難六夫吳郡子能日重於千石何所不取

平吳以謂之三七卷外即去三日也子安平師堂公不辭於

入出真盡之不也然恨是三十卷師而後之固不似何云存二

其詞雖其意不也也辭是山亦止諱重辭者為世固存此何辭

其詞雖其意不也也辭是山亦止諱重辭者為世固存此何辭

其詞雖其意不也也辭是山亦止諱重辭者為世固存此何辭

其詞雖其意不也也辭是山亦止諱重辭者為世固存此何辭

其詞雖其意不也也辭是山亦止諱重辭者為世固存此何辭

其詞雖其意不也也辭是山亦止諱重辭者為世固存此何辭

北山小集

論辨題傳

房太尉傳論

天寶末天子避盜劍南房瑄以憲部侍郎上謁普安建遣太子

諸王鎮諸道於是太子為元帥都統治兵朔方穎王敷鎮成都

凡劍南西川山南西道之師皆屬永王璘鎮荊州凡山南東道

江西嶺南黔中之師皆屬豐王拱領河西隴右安南北庭盛王

琦領江東河南淮南節度赴鎮皆不祿山在京師見制書撫凡

驚咤曰誰為上畫此謀者吾不得天下矣自燕兵橫潰四出天

子疋馬走西南二京遂為盜守方是時天下不知屬車之在所

趙魏秦鄭梁宋之吏不種族無類則壞印易衣而走耳甚則關

開除道扶服叩軍民其郡縣之民所為震心褫魄驚動耳目者

非大燕之號令則其旌旗兵甲與夫高車大纛為賊媒者也天下必以謂遂無唐矣然於此時諸鎮岷然聲治兵問其師則皆天子之子也夫以帝子之衆名天下之兵名如名田之名據張彤執雖不與大盜角逐而天下之心固已有所係矣則是懷忠殉國者有所恃而赴功聞鷄夜舞並驅逐鹿之人亦有所憚而不為矣余嘗論之天下之事理近而功顯者雖常人可與知焉至於無用而有功言迂而效切者非明於大而進於幾蓋不足以摧此且亞夫以楚心致民望武信君以范陽令下燕趙淮陰以赤幟殲趙軍楚心非賢王范陽令非國士赤幟非利兵也然三人卒賴以濟者豈非所謂無用而有功言迂而效切者歟乎夫衆王不足以闢強虜明矣而瑄寔以此係天下之心此瑄之謀大識遠所以越常情萬一者也然則中興帷幄之成果孰為大而賀蘭進明徒以偏忿毀言激怒人主反其功以為罪而肅宗遂信而疏之使肅宗有君人之明其思之矣若曰吾既以元帥起北方地方之重兵賢將吾有也西綴關中北俯賊巢便利之地也而誰忌乎雖然天下大物也非有道者不能遺物非有公天下之度莫能達天下之大計若肅宗宜其怨而疏之矣自天寶至德后名將不為不多而瑄獨巍然有大臣之望天下稱之曰房公至名世立言之士莫不歛衽改容稱其道德此豈私好而然哉然瑄之本謀言不見於編冊願因進明之譖而後世知謀之出於瑄也至遂胡撫凡之事則史無傳焉獨見於司空圖之詩而親仕唐室司詞命至大官其言必有自可信不疑余觀德宗之幸奉天也李晟請跣躡邠梁以係天下之心僕固懷恩紹回紇以入寇亦曰天可汗棄天下中國無主衆以是從彼胡智宜

足以知此是其所以撫几而歎也耶

觀柳子厚天說退之固有激而云然騁豪辯而失正理子厚為之說亦至於芒忽兩忘而止余嘗究夫天人消長之由若有得者因舊筆作天辯矯二子歸之正以祛君子之感焉天之蒼者尸者誰耶鴻蒙穹窿其正形耶抑有五官以視聽好惡耶抑又有條章政朽以司下土者而予若而奪耶古人於此乎疑已哉曰凡人之生賦畀適定天積氣耳漫無記者物生其間自窮自達自狂自聖自天自壽自愉自病或生而切雲漢或老而沒泥濘自其適尔豈足深竟若是說者然耶曰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信斯言也皆適然乎然則為善者或幾乎熄矣或曰天之與人絕處殊類質象既別好惡隋異譬之九土各有宜五性不

嗜故畸於天者人之伴資於天者越所棄又安知人之所望不為天之所屬若是說者然耶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信斯言乎則是天與人判為二矣或曰天之為物常革其全故齒者不角馳者不羈各俾其一非天則偏若是說者然耶曰作善降之百祥積善必有餘慶信斯言也則夷齊之餓顏氏之夭何也彼益稷伊周之倫謂其不足於天爵可乎或曰飛塵可以蔽日泰山煦於聚蚊必東之水激之可使過顛長平之敗壽者不能獨存人衆有時而取必而天定亦能勝人若是說者然耶曰天網恢恢疎而不失信是說乎則天之覆物也淺矣雖然自堯舜以來天下之治常少而亂常多君子常窮而小人多得志者何也蓋自堯舜禹數百載而後當商之盛時君子之道一行又數百載而後當周之盛時君子之道一行由漢迄唐數千百

載其間君子小人亦更為消長耳不如三代之純也君子而用
不極不久藉令專且久然不斥不病則死及之小人而在上率
常志滿得子孫族黨繁盛半天剛強壽考無一不如志意者若
是何耶嗚呼區區之窮通用舍聖賢觀之寒暑蚊雀之間耳曷
嘗以此動其心哉而天亦豈以此待天下之君子也蓋亦蚩
者之招然耳今夫蚩之氓晝日之所為孰非強凌弱眾暴寡
狡者欺愚薄者負厚哉其孝於親友於兄弟者有幾其臨利不
忘義者有幾其設心平正誠寔無偽不負神明者有幾使君子
得志而為州則惠一州使一路則惠一路在朝廷位宰輔言聽
計從膏澤及天下彼蚩者是將愉怡安樂而終身矣彼晝日
之所為其傾欺賊害者如此而天乃報之以怡愉安樂則天下
之所以福善禍淫之道豈不乖刺舛繆矣乎故必使奸佞殘賊
者臨其上為一州禍一州使一路禍一路在朝廷位宰輔禍天
下非唯禍天下必至於靡爛土崩而後已此無他黔首之招然
耳以是推之則易之慶善殃惡書之視聽自民老子之踈而不
失與夫釋氏之因果報無合而通者矣

題酈生長揖圖

李伯時作酈生長揖圖直作高皇踞牀兩女子洗足而酈生長
揖此徒見漢高無禮食其不屈之意而無以見高皇聞善而服
改過下士漢所以興之故要當作輟洗起衣躡履迎客之狀乃
勝耳方是時天下草昧靡爛土崩之時也沛公踞見一里監門
其失亦微耳非漢之所以興亡強弱之所係也而食其遽以謂
將以助秦而非所以攻秦何也豈辨士專以押闔動靜為務而
其言不得不夸耶是不然食其為是無當之言可也而沛公豁

達聰明之君也而可以虛言屈乎夫得士者昌失士者亡有國
家者皆然而危亂之時為甚故蕭何以韓信用不用卜漢高霸
王晉人以謝安石起不起知江左之興亡唐室以裴度進退為
天下安危蓋士之不可失如此使漢高失一食其可耳然駸骨
不收絕足不至巢邦不育鳳鳥不下有深藏高舉望之然去之
而已况聲音顏色拒之千里之外乎則其不足以攻秦而足以
自亡也明矣是理也非鄙生之夸言也辛亥孟夏朔信安程俱
書

題杜范歐公帖

正獻公之全德元才文正公之宏才偉望文忠公之端亮文學
端委廟堂不動聲氣而可使夷夏入安風俗清美矣時非不逢
而不既其用仁人志士未嘗不歎息於斯焉紹興六年十一月

且信安程俱獲觀於西安長壽僧舍謹題

題溫公帖石刻

文正溫公之清節直道內相高平公之懿行碩學蓋朝廷之著
龜縉紳之標表也事在國史譽在天下然其造次之間理言遺
事士大夫莫不寶而傳之澗州學舍嘗得溫公貽高平公帖摹
而刻之石置諸公堂之壁使學者出入觀者以想見醇儒碩德
遺風餘烈之無窮與夫著書立言之不苟如此且資治通鑑之
畫文正寔挈其維縉而筆削裁成之功繫高平公之助是時二
公以道義相從於寂寞之濱九前古是非成敗之端治亂安危
之致足以勸懲後世與啓沃吾君者蓋未嘗一日而忘也卒以
備述英之讀布於學官而行於天下是豈小補也哉初書成而
上之帝為親製美名冠以序引其所以尊德樂道之意不唯彰

信於一時而無愧不刊之書又以為百世之賴可謂盛矣夢得
高平公少時字也初太夫人懷公彌月夢古丈夫盛服入其門
者左右曰漢大司徒鄧禹也故命名如此而字夢得後溫公更
其字曰淳父猶取高密侯傳贊語云高平孫仲熊與州學教授
陸君俊民懼獲生不得知夢之為公也要余述於其後俱常以
謂觀元祐之時而可知宰執近臣之選觀宰執近臣之懿而可
知元祐之時無求之他觀於此而已俱生晚不得登於二公之
門以觀道德於后前聽教誨於左右茲獲挂名公書刻石之末以
寄宿昔欣慕之心焉亦云幸矣紹興七年正月甲子信安程俱
謹識

題米元章墓

嗚呼是唯元章米公之墓公少名黼後更名芾常自號襄陽漫

仕蓋襄陽人云中年樂南徐山川風土之美因家焉歷官州縣
入朝為書學博士太常博士至尚書禮部員外郎出守淮陽軍
卒生於皇祐之辛卯卒於大觀之庚寅將沒預告郡吏以期日
即具棺襯置便坐時坐卧其間閱案牘書文檄洋々自若也至
期留倡句自謂來從衆香國其婦亦然舁婦塋丹徒五州山之
原遵治命也公風神散朗姿度瓌瑋音吐鴻暢談便風生東西
晉人也其為文詞與立言命物皆自我作故不蹈襲前人一言
元次山樊紹述之流也其書奇逸飛動法本三王虞褚而下不
論也為吏所至有名跡簡靜愛人人皆歡樂之其政事了無俗
吏常檢陽亢宗元紫芝之流也東坡蘇公謂其文清雄絕俗謂
其字超然入神世不以為過公樂善喜推下後進紹聖丙子余
初識公南徐貽詩謂余李太白後身非所擬也如葉少蘊閑止

叔方以英俊居下僚公一面知其為國器見當路有氣力者輒言之不置忘其身之窮也公既沒余他日過南徐便覺招隱鶴林爽氣都盡願常裒其所遺詩帙帖而藏之為之贊云珠璣玉石璀璨元律卮言之出風雲蕩瀟變化融液惟心之畫千載是人不可無一

題陳襄薦士狀草并手詔及本傳後

右樞密直學士尚書右司郎中兼侍讀陳襄傳見神宗皇帝寶錄實錄成於紹聖其言襄之政事故少貶焉襄之賢聞天下而薦賢樂善之美以壬午之詔而益明然襄之所薦三十餘年其所學所陳皆不以當時建立為然者襄之行已措意不以禍福進退動其心以盡忠於所事蓋可為也而神宗皇帝以高明精粹之學英睿剛健之資撫熙浹之昌辰操天下之利執而能不

以異己者為忤方且禮遇而挽晉之此過於帝堯之舍己從人一等矣夫喜柔順惡忠直遠君子昵小人此三季之所以亂亡也從諫弗拂顯忠遂良此有商之所以興隆也伊尹曰有言遂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神宗皇帝其力行于是乎今之遺稿於委棄之餘為下皇帝得棄之遺稿於委棄之餘為下明詔以褒顯之有神宗皇帝屬精進善之心矣實天下幸甚又因俾從臣皆得興薦賢之美然則何以報上德而追前哲乎紹興二年庚子具位臣程俱謹記

龍元侯傳

劉銛上谷人其先金天氏之裔散處山谷間子孫皆強利足任事用世賴其用夏禹初受舜禪大徵金天之子孫聚于中都作

而庸之其國有九鼎之重其強族在梁州與瑯氏姜氏最著梁州之諸侯取貢焉子孫雖匿岩穴世即搜之無遺然其最有聲者往：為國武備銛之近族祖號含光先生者兄弟三人為殷帝師寶臣所向三軍為之却走其季他日為來母報父仇不克終身不敢言勇銛家與石氏錯處山谷中爭雄強而銛之族號為強獷秦始皇二十六年滅燕聞金氏強獷使人穴地而攻之繫其衆盡取而獷族以歸付若盧詔獄使公子離即治頗侵燥之又從而鍛鍊之削其頑不可使者烹其夫謀者取其英而收用之焉而銛尚少在其中頗有聲會歐冶子見而喜之曰子所謂鐵中錚：庸中狡：者耶竊與之歸為立模範所以訓練磨礪雖百反不倦蓋七年而後成器為之納室焉又教以兵法揮斤上下回旋出入無不如指揮挺：勁立遇事輒斷雖投以建

大未嘗反唇切齒銛亦歎曰使吾為塊獨釋澤穢剛不致折柔不致屈以成吾質者歐冶子之力也然吾聞卯金刀將興吾或似之遂更姓劉秦末常從人過豐沛間道遇漢高祖一見銛銳下脩上有威重願瞻光采凜：人即異之曰吾：服七十二黑子尔皆文七星皆奇相也能從吾遊吾佩服子不敢忘遂從高祖嘗與同卧起雖呂后諸人莫能間也既而道大澤白蛇當道銛殺之常為高祖禦侮至漢有天下高祖益器任之為尚方長號亢龍侯群臣以上寵銛皆以其族子弟自隨然以其世剛悍雖近詔無納殿門唯贊侯上所優異与俱者乃得至殿然銛愈親密用事主裁斷其友以書戒銛曰君侯性剛太銳數用以繫強剝劇恐於遊刃有所不宜盍啖光挫芒以避缺折之悔銛答書曰自吾為上所提拂常以三尺法裁剖庶務小大斬：苟不

失其柄吾豈為統指者哉久之高祖稍納陸賈言向儒術銛寢
踈高祖一日將拔用銛久不見進退頗生溢不能緩頰如前日
高祖撫其背曰公雖憊豈不勝一割之用耶乃以數百戶封之
峽中頃之為武庫令初銛遇容成公授以坎離構濟鍊形得不
死至晉猶為武庫令元康五年武庫灾銛自度且得罪因歎曰
吾老矣安能與刻木對為衆口所鑠哉因兵解仙去
太史公曰龍亢侯初以巖穴推重之質一旦得良工師更鍊既
久砥礪頓挫遂為國利器或謂其剛悍自任匹夫之敵耳然漢
高祖御之以取天下項氏莫能撫遇輒潰裂何哉觀其遇事迎
解在掌握之任九年無少玷缺責育敢當其鋒身名凜然與日
月争光可也銛之族大抵傳貴精鍛形然罕能變化晉初有避
地鄴城者後夫婦皆為龍入延平水中嘗觀神仙書有服琅玕
華化為飛龍者鄴城君豈得此術耶

北山小集

書祭文贊

荅鄭教授書

八月十二日某叩首教授恭老承事某禍罰殆盡斬然哀疚之中執事亟見臨雖荒憤未能究所蘊然嗜學不苟有志於道固已得其槩矣今者辱况以書與所為文六篇且告以讀書業文恨不及古人為文以示人或過情而譽又恨世之人莫可與言而思先進於是者出其有以警其所未至而猥以見推雖公之嗜學則然而猥以見推與夫稱借之辭皆非所敢當也然講學廢久矣古者士相與處於燕間其所謂切磋磨之益者為是故也豈獨師長之任哉然古之所講學者行與文而已蓋文之用於世尚矣六經百氏皆文也世之人有

以經誼文詞判為二是既其文未既其寔也且六經者義理之所在也文而不根於理何足謂之文哉文固不可以易言之也昔之作者自六經百氏世傳之史方外之書無不讀之而後取舍是非了然於心也探其原撮其英華而摭其寔汪洋宏肆充然於內也而后時發於文辭故不詭於聖人之道經世而行遠者皆是物也其繁然者我之文也而資焉者寔六經百氏載籍之傳而吾自得者也然而莫見其迹也譬之飲食稻粱膾炙鸞醢果蔬無不食也所以養其血氣充其軀膚者不可以枚數也而渙然漸漬於內盎然浹於吾之身者寔飲食之資也若夫食飯一升則果然如飯者長於背食炙一啻則塊然如炙者隱於面則亦不可以為人矣非是之謂也故知誦六經百氏歷代載籍之傳以發於文詞者非一日

之積粹然之功也是所以貴於學也發而見於行已一也然則文固不可以易言之也觀執事之文如所示書及策問比下蔡縣文記毛內相書似有間矣以歲月求之適數年耳而進之不已如此其未可量也誠愛吾子才質之美於微言細事皆若不苟又嗜學如此既有意於是從事之久且知其不可以易言之也蘄至於古人之所至而已某空無有辱吾子之勤敢以鄙見陳於前惟擇之而已荒憤不文得一忘十不能卒所談寡淺尚冀面款前日所言之文章以氣為主者非豪舉怒張高言急節之謂也如柳子厚之所云殆是不次某叩首

答羅諫貢元書

某頓首貢元叔恭足不昨者一見佳作慙然異之又聞足下謹厚修飭人也以是益願見前日辱過臨佩載盛意雖粹然

未得子之所安然求之貌言畧足信所聞矣竊叩華胄則又
吾先君故人之孫也不知輩然喜愀然感以嘆也又今不鄙
遺書若見所畏者是豈寂寞之濱僻野之士所宜得於後造
者哉上言得於溢美之傳致所以相慕用之私下言幼壯遊
四方必求名山勝境而觀焉舉夫會稽禹穴之竒用以見况
皆非鄙陋之所敢當者也抑豈足下將以聘辭流離快其筆
端姑借僕以為柄耳不然豈有是也皇恐皇恐其數竒性復
猶介苟微祿以就養分宜自放於江湖乃適著身於執利之
區夫三五執利之區也而以寒士寓其間是以閉閑陋寢與
人絕雖有新故之交相忘不敢以為尤相响不敢以為悅且
人各有趣又敢汲於臭味哉王君所謂人之唯恐不已親
非也而足下因以為無棄人則又過矣夫位高而執便望重
而言信士依以為升沉輕重者而有好善之心則唯恐失一
士者有矣至於戰國之王侯公子以士為市以成其借交推
及之事者其急事亦然蓋不足以得士矣否則窮悴不堪其
憂頽以車馬在門賓客之衆為已重又其下也由前之說則
非僕之任由後之說則僕之所耻也是三者無一焉矧若僕
之無侶又寒士也其於人亦安置棄不棄於其間哉雖然荒
涼無与晤語若夫相与六籍之微言閱千古之得失足以卒
歲而忘其窮者此固某之所樂也况如子之才懿許以屢頽
所欣望焉區區更需面謝不宣

回柯暢刑部簡

某惶恐再拜某拙疏不才承乏於此艱危之時所冀里居賢
士大夫有以教督助成之俾安戢一邦上不貽朝廷憂下有

以慰人心不負愧罪乃所望者近城中排比保伍蓋欲使姦盜無所容私酷禁推可以相察官吏之利亦百姓之利尤為士大夫與富家大室之利也二十五家每夜五家各出一人不過六次若使家自防守不如合衆人之力故一家所出不過一人而其餘四十四人皆吾防警之人也使行之有緒則姦盜無所容而吾高枕而卧者豈非衆人之力而士大夫富家大室之利乎今蒙公狀及示簡垂喻以所居乃賃屋不出人力夜巡若如公言則比戶細人皆是賃屋皆不當與保伍巡警矣若惟有屋者乃出巡警之人則城有房廊百間者當不問官戶與百姓當出百人矣明公以謂何如可行否又蒙示喻忝曾任監察御史以上委的無人可以代巡漢三公子戍邊今官戶亦出役錢城中若官戶輒免則所餘無幾保伍之法不可行矣公家失賊保內之人必有捕限公家有火保內之人必救援彼二十四家雖賤皆身為公役公雖貴乃不肯五夜出一人力與衆夜巡明公以謂如此於心安否建康平州杭州皆以保伍夜巡已有成效而秀州獨蒙明公一人不聽者但以小郡之守官卑不才故耳况防秋在近所當措置者莫非千衆之事若皆蒙明公首破衆例而必令州郡俯首聽命則某不復可為矣即當備述此事自劾不才謹避左右矣惟閣下深思而痛察之幸甚幸甚

祭鄒侍郎文

嗚呼天之所靳惟德與名取之既多則嗇其身有如鄒公外粹中淳孟子之氣顏氏之仁其剛也無孑孑自賢之色而其和也則有合乎挫銳而同塵故純情見於面目孝友行於閭

門行義信於鄉黨操識推於縉紳惟德之富莫之與倫巖穴
之下荒徼之濱與夫悍卒武夫孺子庸人莫不知公之名惟
德與名公取寔多寔困顛儕非天則那萬里生還鄉黨舞歌
公曰上思其言靡他公歸一年某仕蘭陵始以姻故膺門是
登徒見公安度醉整渙如春溫聽其言也則莫非尊君愛物
孝友忠厚之經至於脫粟之飯每甘於列鼎鷄棲之駕無異
於華軒此固公之優為者已而能使闔門千指莫不意滿欣
若養三牲而食萬錢則知公之道非不行於世而世之所願
莫得兼其全斥久窮極可以忘言所可必者既獨善而居約
則庶幾於永年名則不朽德則不愆身則不偶而命復不延
又莫知其所以然者豈其難謀不測所以為天乎遠日既卜
靈輻既陳絮酒隻鷄百里來奔升公之堂有如語言寂聽無
聞淚如何翻豈不知公固超然其已出六合而無礙與星漢
而長存矣何去來之足論然安有折長松於盛夏埋玉人於
九原而見之者無失聲而涕漣者乎臨其穴惴惴其慄言有
既而情不能宣也英爽寔在尚其鑒旃

祭陸宣公祠堂文

維建炎三年歲次己酉十一月乙巳朔越二十一日乙丑具
位程俱謹以清酌菓殽之奠恭薦于唐丞相陸宣公之祠嗚
呼在唐中微再債再起至於德宗四海瘡痍休之養之手撫
摩之猶恐不濟胡寧賊之而割而贅而後而膏腹心內離手
足外搖蹠韜不治上下無交一夫奮呼魚服以跳公丁此時
為國親臣亂之未生也固已察齊公之將病亂之既生也則
又起虢君於既昏方其安危之機間不容穽倉皇莫振憂辱

孔熾而其所陳未嘗從權譎而廢仁義然直而不訐剛而能濟据正而不迂陳古而不泥至於料敵之情揣事之隱鉤深中會物莫適允所謂足以謀王躰而斷國論者矣而其王佐之才之學蓋施之未之盡也某也不佞忝茲守符寔公古鄉墟里既蕪始搢公像為此世摸英風凜然過者必趨仰高山其安放豈斯世之可誣蓋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豈為公而歎歎尚享

唐三隱賢贊

余讀唐隱逸傳尤慕王績盧鴻張志和不為出處係累泛然若浮雲之卷舒使萬乘之尊可見可聞不可得而臣世之戮人可望而不可攀也視夫假修渾沌以夸世洗箕山之耳以賣高者不亦拘然手

王績無功絳州龍門不喜拜揖簡放絕臣發名賢科廉潔孝悌不樂居朝去為縣吏四海雲擾網羅在天有田拾陸頃在河渚間結廬北渚著書東臯種黍釀酒子光是文武德之初待詔門下良醞可戀竟以疾罷樂史善釀求為樂丞史死遂去述酒作經刺史願見答曰柰何坐召君平託以腹心子機見問笑而不應豫知終日自誌其墓卓哉先生

盧鴻顛然其先幽燕爰徙洛陽廼廬嵩山葯房荃壁金書玉歷噓雲吸霞皎獨立見鴻草堂十志開元之初備禮再聘確然自

高鈞深守靜五年丁巳帝詔曰鴻道極泰一德循中庸禮有大倫儀不可廢想翻然易節以副朕意先生至德謁見不拜宰相問狀曰忠信是賴禮之所薄何足見怪帝召升內殿命諫議大夫固拒得已浩然歸廬朝廷得失許以狀聞官營草

堂寧極是名聚徒廣學至五百人帝欽素履沒有餘思
志和子同婺州金華母夢楓生妙齡起家策于肅宗翰林待
詔錄事金吾坐貶南徼旋會赦還遂歸江湖釣徒自號玄真
著書大易十五篇採幽頤無其兄鶴齡為築東都茨以生草
椽棟不斲釣不設餌豹席授僑縣令聾瞽不窺使浚渠執畚
曾無忤色嫂織布裘雖暑不釋往來蒼雲浮家返宅太虛為
室明月為燭四海諸公周遊共躅憲宗採歌圖索其容竟不
能致不知所終

晉右軍將軍會稽內史王逸少贊有序
逸少為會稽內史時王懷祖在郡每聞鼓吹意逸少候已迅
掃庭宇以待之而終不至也後懷祖起為揚州刺史寔部會
稽因修故怨逸少疲於簡對深以為恥棄官自誓父母墓前

不復仕若逸少可謂剛矣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士生不逢身
更殆辱屢矣而猶不知止足者視古人何如也贊曰
觀逸少三書所陳皆晉國之至計其憂深見遠所以援古今
而論成敗者其才蓋足以經世然進於朝不得用其長其出
守也不得伸其志雖秩千鍾更顯位矣是直以犬馬鳧鴈畜
之耳此逸少之所耻也是其所以浩然獨往如機發而隨逝
者已彼懷祖之整特其蟻蚤而已蓋所謂優哉游哉聊以卒
歲者矣

唐秘監太子賓客賀季真贊并序

天寶三年季真自秘書監太子賓客去為千歲觀道士時天
下號無事然林甫牛仙固已相軋祿山固已驕三綱固絕亂
治之分識者知其漸矣后十有二年而天下亂其風流清鑑

固一世所推而先見勇往又絕人如此誰謂季貞清狂者即
贊曰無事於世而名於後世者其必也
越椒生而知若敖氏之將餒醴酒不設而知楚人之將鉗我
於市古之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是以動而無悔此季貞所
以去軒裳如脫屣也世道交喪豈無其人知及之而勇不足
以行之者皆季貞之細也狗苟而蠅營臨深而摘植以僥萬
一於嘗弑者不足愧矣

北山小集

掛行狀附

宋故左中奉大夫徽猷閣待制新安縣開國伯食邑九伯

致仕贈左通奉大夫程公行狀

曾祖伯煦故贈光祿卿祖母扶風太君魯氏彭城太君錢

又祖迪故任尚書都官郎中致仕祖母仁知縣君江氏仙居

縣君余氏天水縣君慎氏

父天民故任瀛州防禦推官信州貴溪縣丞贈左宣大夫

母贈太碩人鄧氏

公諱俱字致道衢州開化人程氏實高陽之裔周成王時伯符

封國於程休父為宣王司馬後因以國為姓春秋時嬰以立趙

孤顯六國時邈為秦獄吏易大小篆為穎書漢有不識魏有昱
號名將晉元帝即位命元譚為新安太守百姓悅之代還遮道
請番不得去詔從其請比卒賜其子孫田宅於新安之歙縣遂
居黃墩遷開化之北原者公十世祖也公之曾祖光祿君樂愷
平易重然諾喜施與鄉里稱為長者光君兄之子宿端拱狀元
祖父都官軍亦以儒奮擢進士第治劇邑有德於民唐質肅介
為江東轉運副使日特加賞遇以謂不任威刑而人不犯雖古
循吏無以加也父宣奉君為兒時日誦數千言成童屬文握筆
立就未冠舉進士試南宮為第一廷試中甲科益博觀典籍研
釋奧義嘗進所撰詩書得相州饒州學教授尋為瀛州防禦
推官貴溪縣丞攝令事闔邑欣賴居試太學博士而卒公時方
年九歲哭泣哀毀見者咨漢終喪從母氏寓外家母姓嚴公左

右承意得其歡心外祖尚書鄧公左丞潤甫深奇之後其家人
緣左右意奏補公假承務郎紹聖四年授薊州吳江縣主簿
時

徽宗即位肆赦放免秋苗本縣復行推理吏特文書通簽公即
申縣請准赦蠲於而轉運司牒准省符講求遺利公申狀謂財
用之在天下譬之衆川之水瀨之萬頃之波決漏既多乾涸可
待乃歆崎嶇回遠引綫脉之流以益之不如塞其波之決漏而
已今諸路賦入則衆川是也萬頃之波則總計是也決漏如江
萬頃之波之費是也崎嶇回遠引綫脉之流以益之則講求遺
利是也凡無藝之費一切罷則息民裕國之政具在守而勿失
可以有餘見者驚嘆亦或指以為狂任滿辟差舒州太湖茶陽
以上書論時政罷歸時執政者方持紹述之說以售其私凡持

正論者斥以為邪雖被披擯廢人更以為榮烏大觀初監常州
市易務八寶恩遷通仕郎政和元年改宣德郎差知泗州臨淮
縣三年召赴審察以前上書報罷尋主管兗州岱獄觀七年差
通州延安府以待親非便辭改通判鎮江府俄除編脩國朝會
要所檢閱文字八年兼道史檢討宣和二年轉承議郎賜五品
服明年除將作監丞時論謂公以儒術世其家令藝學積文之
士鮮出其近右臣以推公長於譔著於是以前
徽宗即遷秘書著作佐陽賜上舍出身三年除禮部員外郎駕
幸秘書省特旨召觀書閣下因賜
御筆書畫遷朝奉郎五年丁母憂七年復除禮部員外郎以病
告老不俟報而歸坐責歲餘今
上登極轉朝請郎建炎三年復為著郎作尋再遷禮部員外郎

除太常少卿卧家力辭章四上遂以直秘閣知秀州會車駕臨
有旨賜對公奏事訖即啓陳濟大業致中興之說極言剴切有
曰

陛下盛德日新政事日舉賞罰施置仰有以當天意俯有以合
人心則趙氏安而社稷故苟惟不然則天之所以眷佑者將恐
替人之所以欣戴者將恐離如是則社稷危而天下亂其間盖
不容髮

上欣然納之及虜騎南渡既據臨安遣兵破崇德海鹽公厲兵
守禦方力已降省劄令公遷避復被旨管押錢帛由海道趨行
在始出華廷宣撫使留公有旨趣使津發因航海至永嘉既以
朝見以病乞歸鄉聽命時建炎四年三月也冬復召行在紹興
改元始置秘書省即以公為秘書少監九月除中書舍人仍兼

侍講二年罷職提舉江州太平觀四年差知漳州以病辭改提
舉台州崇道觀五年復業英殿脩譔先是公得風痺之疾朝廷
知公步趨拜跪良難特緣兵火之後簡冊散逸謂公雅精史學
特心平寔欲使免朝參坐局充職其意甚厚而公以力辭疾乃
差提舉亳州明道宮累官至朝議大夫三遇明堂郊祀恩封新
安縣君開國伯食邑九百戶十四年六月疾稍寢乞致仕轉左
中奉大夫壬辰卒于寢享年六十有七遺表聞贈左通奉大夫
公初娶新昌石氏贈令人再娶同郡江氏封令人男一人曰行
敏右承務郎監潭州南獄廟女三人孟以病在室仲嫁右承務
郎提點坑冶鑄錢司檢踏官趙伯暢季嫁右迪功郎監潭州南
獄廟江振卿公天資端方誠直言動不妄思慮稍精切志趣高
遠加以該洽深邃之學典雅閑奧之文自其幼年未仕人推為

有父風稍任州縣即能遇事引義慷慨論列利害及緣上書坐
譴湮沉連年飢寒轉迫氣益堅剛而自信愈篤學業大成偉然
有公輔之望然不能以辭色假人頗亦寡徒少侶訛笑隨之而
與之深交者率名鄉大夫或其丈人行久之名寔益孚其再任
著作三為郎議曹朝廷蓋欲用之矣晚登掖担侍經席凡命令
之竭下忠畢慮有不安于心者率明白反復言之其進講若故
事必考古驗今曲致規鑒未嘗有所觀望畏避大抵務合人情
當事機守

祖宗之法度遵先聖之訓誥非特甚高難行之論以苟且邀名
取譽也每憂外患未夷寢食不置章奏數上所謂國家之患在
於論事者不敢盡誠當事者不敢任責言有責否事有成敗理
固不齊今言不合則見排於當時事不諧則追咎於始議故雖

有智於陳平不敢請兵以行間勇如相如不敢全璧以抗秦通才如劉晏不敢言理財以贍軍食此有志祖宗之制謂近年禁庭中邸與夫宗室貴戚之家其享富貴之奉極奢侈儼之欲皆自古所無有然其卒也流離狼狽亦自古所無之而懷利封也已之人習熟聞見至今猶以侈大為當然以嗇儉為削弱此不可以不變又論武臣轉官皆自武功大夫轉入橫行得者既眾則官益以輕使人人皆懷欲得之心無有紀極在於屬世勸功之時其為弊害為甚大

祖宗之法文臣自將監主簿至尚書左僕射武臣自三班奉職至節度使司即是以次遷轉之官而武臣自各閣門副使至內客省使為橫行不係磨勘遷轉之官既不係磨勘即是皇城使所得轉入之官其餘授皆頒特旨故元豐肇新官制之時以承

務郎至特進為寄祿官以易監主簿至僕射之名而武臣獨依舊不以寄祿官易之蓋有深意也政和間改武官稱為郎大夫遂并橫行易之而為轉官之等級此皆當時有司不習典故不思祖宗之深旨率意改更以開僥倖之門故流弊日深且文臣之所謂庶官者轉不得過中大夫而武臣乃得過皇城使此何理也自改使為大夫以來常調之官下至皂隸轉為橫行者不可勝數其弊極矣夫官職輕重在朝廷所以用之而已朝廷愛重官職不妄與人則官職若輕以與人得者冗濫則官職輕重職輕則得者不以為恩未得者常舛望也他人莫能言也願任職未幾而罷未幾而病卒不可復起此有職者之士所以深為天下惜也公平生著述不可勝紀已抱病猶不輟然憂深慮危時：芟削焚棄今所存者北山小集四十卷麟臺故事五卷

默說三卷餘無傳焉其孤卜以九月辛酉塋于開化縣北山之
原屬瑀狀行公實將求名於巨儒碩學以面不朽謹考核叙如
右

紹興十四年九月日龍圖閣學士左中奉大夫提舉江州太平
觀鄱陽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程瑀狀



晚學潛山施介夫編輯





書